

杜律詳解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5
|



文庫 17
W 135
— 4

津阪東陽先生著

杜律詳解

津藩有造館藏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90418

杜律詳解序

聚成童好讀杜詩玩復日久得其流離
 之際舟居病麻遂致暴卒一狀自喜以
 為創見竊糾書新唐書及先軍解稱
 之課作年譜補正後自京師來客於
 本藩携以自多津阪東陽先生莞尔
 連呼起予遽取杜律詳解一編授裝曰

杜律詳解 卷上

此予消遣游業改潤未完謄与子高推
焉功竣更煩序之聚唯受而繕之
於晚年事迹所修補竅多与鄙者
合而視其精粗迥不覺目瞠口啞者
久之夫先生之於聚所謂丈人行也乃
一見厚知忘年與形臭味相投冥
契如此雖曰偶然抑亦奇矣先生學主

經濟著述挂梁益新編固屬緒餘然折
衷諸說發揮言外微旨詳明的確卓為
千古未曾有之快書願聚之淺陋何敢
贊一辭但狂簡而無隱苟有所疑衝
口妄陳先生虛懷如海不以為忤有合
毫可取輒采錄之宜乎博綜宏美精粹
無比也建國校之建先生進為督學聚

以薦釋褐充教職出入官私無日不相
見及覆論雖愈久而愈細歷六春秋而
稿始定矣學中子弟爭求鈔傳先
生因欲用雕以便誦習使裝友校且序
之時年已七十適罹風患辭職閑居聚
代服黻政拮据三旬未暇就業而先生
溘焉易篲實文政乙酉八月也既逐次

研校至追謚條引王世貞宛委條編王
圻續文獻通考二書餘編稱元鈕憐為
子美請謚曰文貞虞集紀事見張
雨詩跋元史鈕憐傳無載裝試檢張雨
集信矣元史則有鈕璘而在鈕憐璘國
初武臣不与虞張同時寔將王氏失考
尋閱錢大昕集據史斷為別人以駁

王說且以賜謚係文宗至順元年亦
与續通考不合於是又棄然自失嗟乎
當先生在日獲此以報焉則欣然首肯
必有所改定柰何一朝千古功虧半篔
豈非遺憾哉令嗣有功克續先緒終歲
之校刊遺著若干種遂及所編聚
為申稟刻之學館以濟先生素志乃

追叙往事并揭所續得六所以終其
治命也

天保五年甲午八月望

津藩督學石川之聚撰并書



十有四矣十五載安祿山陷京師公以家避亂于鄜
音乎州名聞肅宗即位靈武羸服赴之陷賊中挺節無所
汚明年夏宵遯奔行在上謁拜左拾遺詔許還鄜迎
家官軍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瑄以陳濤斜敗罷相公
與瑄舊交上疏論瑄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為阿黨
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力救獲免自是不甚省錄乾
元元年遂出為華州司功參軍公立朝財十五月耳
二年關輔饑亂棄官去華西度隴客秦州尋寓成州
同谷縣自負薪拾橡栗自給兒女饑殍者數人是歲
冬遂攜家入蜀時裴冕帥蜀為給祿米明年夏於成

都浣花里種竹植樹枕江結廬縱酒嘯詠與田畯野
老相狎及嚴武尹成都與公世舊待遇尤厚公傲誕
武過其宅有時不冠而見嘗憑醉登武牀瞪視武曰
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新唐書曰甫醉登武牀云
云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免舊史初無此事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襲其謬耳容齋隨筆辨之詳矣上元二年暫如蜀州新津縣尋還成
都寶應元年武歸朝廷公送武至巴西徐知道反蜀
亂因入梓州冬回成都迎家至梓明年往漢州及閬
州冬復回梓是歲名補京兆府功曹參軍不赴公雖窮甚
不肩椽吏見別馬巴州詩唐書以為寓同谷時事且云道梗不能赴謬矣廣德二年復浮

游梓閬間遂欲下荆南既艤舟矣武再鎮兩川乃復

歸成都武奏為節度參謀授檢校工部員外郎不在

之列曰試檢校官蓋名官而實爵也賜緋魚袋服緋袍佩銀魚袋是五

郎從六品上蓋特恩假之也永泰元年武卒公無所

依屬崔旰作亂蜀大擾身世益窮唐書云嚴武卒乃

至而適卒誤甚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乃卒公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公在蜀凡七

年於是卒東下自戎州至渝州尋赴忠州遂入雲南

居之夔州屬縣大曆元年遷居夔府二年遷赤甲及瀼西

東屯皆夔屬邑三年春始出峽暫居江陵秋移次公安屬縣

江陵唐書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冬赴岳

陽四年春遂入居潭州夏泝湘流赴衡州畏暑復回

潭州五年四月值藏玠之亂再入衡州尋復還公自

離蜀漂泊六年先是舟居染中風偏身不遂峽中覽

舟中得病移衾枕蓋至夔之前已得病也竟以寓卒月日不詳年五十有九旅

殯岳陽唐書及年譜並云卒于耒陽非子宗文早卒次子宗武漂寓

江陵而終元和中宗武子嗣業奉父遺命遷柩歸葬

於偃師首陽山元稹誌其墓深致景仰之意文見元

至元二年追諡曰文貞公以浣花草堂崇祀云公詩

才天縱少與李白齊名時稱李杜學識淹博貫穿古

今風調清新屬對律切盡工盡善非李所及蓋其出

處勞佚喜樂悲憤好賢惡惡一見之於詩而又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為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號為詩史見本事詩有文集六十卷韓昌黎稱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其見尚如此蘇東坡謂詩發於情止於忠孝古今詩人眾矣而公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嗟呼此其所以聖於詩為萬世宗師也楊萬里曰李神於詩杜聖於詩按後人稱詩聖其由於斯耶猶王右軍號書聖也

新舊唐書皆載公客耒陽以啖牛炙白酒一夕而卒考之公年譜並無其事元微之所撰墓誌曰扁

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殞岳陽呂伋公亦曰夏還襄漢卒於岳陽足為確證劉斧撫異曰公來耒陽舟中飲醉是夕江漲漂沒其尸不知落於何處朝廷詔求之聶令乃積土江上奏公牛酒飲死葬此以應詔史氏不察沿其謬載入本傳誤矣漂沒失尸亦如太白捉月溺死之說耳公嘗遊衡嶽為暴雨所阻數日不得食有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至縣呈聶令詩蓋小說家由是致誣妄耳宋人題公祠詩云自是風霜侵病骨非干牛酒澆詩腸有見乎此也公舟居病痲年譜失載集

中有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又清明詩此
身漂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
淚悠悠伏枕左書空蓋在湖南時也初在浣花草
堂賓至詩云老病扶人再拜難雲南客居詩云臥
病憂脚廢又云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杜鵑詩
云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則其患有年矣故出
峽以來率舟居也註家不詳此事故其憂病詩句
皆泛然視爲套語不能有所觀感焉如親朋無一
字老病有孤舟以是想其臨湖情狀所謂對此茫
茫百端交集其愁思之不勝與眼界共無極豈啻

舟車不能載哉與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所以
斤兩相稱也徐氏筆精乃謂杜詩岳陽樓上半渾
雄警策至于親朋無一字殊覺無謂而結句亦不
稱矣噫談何容易凡讀詩不得作者實際則詩之
精神沈沒矣豈不深惜哉公之卒失月日宋時成
都太守自二月二日出遊號爲遨頭士女列牀觀
之羣然趁春行樂至四月十九日乃止是日謂之
浣花遨頭宴於公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
道最盛于他時見東坡詩註及老學菴筆記蓋本
自蹈青來始于乖崖張公帥蜀時陳元靚歲時廣

記言之詳矣後學之辨香或以爲公之忌辰是因年譜云四月入衡州欲如柳州至耒陽卒而致此臆料耳嘗見顧修遠說曰公長沙送李衡詩與子避地南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末云朔雲寒菊倍離憂公自乾元己亥避地於同谷至大曆庚戌實十二秋矣公是年卒朔雲寒菊應是秋末冬初公卒之月不可考據是詩當卒于冬此以詩爲斷最確但恨其忌日終靡得而詳焉浣花梵安寺本杜甫舊宅大曆中節度使崔寧妻任氏居之奉佛甚篤遂捨爲

寺人爲立廟于其中四月十九日衆遊樂于此是也嘗聞溫州有杜拾遺廟訛爲杜十姨遂更廟貌爲婦人像今復以任氏生日爲公忌日胡爲屢爲婦人所誤不亦可歎哉公諡號事嘗閱續文獻通考曰元至元二年追諡文貞但未審出處後覽王弇州宛委餘編曰偶閱張伯雨贈紐憐大監詩跋云曾疏請以浣花草堂列祀典又請得賜諡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閱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公之諡文貞後世罕知也通考蓋取諸此或別有據見侯博古者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不詳公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撫時感事之旨負良工苦心多矣故為參攷墓誌年譜新舊唐史旁遍採諸書所錄文獻足徵者謹修公傳便於讀公詩者云

皇和文化十二年乙亥臘前三日書於東陽書院之稽古精舍

（此處為書寫較淡的正文或批註，內容難以辨認）



杜律詳解卷之上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題張氏隱居

魯中張叔明與李白孔巢父等隱于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見舊唐書

李白傳此蓋即其人也山在山東兗州開元三十五年公遊齊趙時訪之時公年甫二十有六詩律固不待晚節而細真天縱之聖也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春山二字見乘暖而出為第三

句作地無伴獨相求謂特訪也見景慕之切非為遊侶所誘偶然往過也丁音竹耕反伐木聲相應也伐木丁丁詩小雅句下有求友語與獨相求自有暗脈夫山固幽而樵斧丁丁響谷更覺一段幽靜也梁王籍詩鳥鳴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以伐木代鳥更妙

上句所歷之境入山漸深澗道尚寒冰雪未融下句所到之候山益幽靜林邱石門夕景深宵兩句

土律詳解 卷上

串讀然錯綜成句倒裝而流水對法尤奇蓋侵餘寒歷澗道之冰雪至斜日到林邨之石門也石門或以爲山名見其與澗道爲對不必實指其地已上不食統紀來訪之由下乃美主人致其景慕之忱

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不貪謂其識之清夜識金銀氣境寂夜清

可想大抵名山必有金銀藏伏中庸云今夫山寶藏興焉唯其不貪是以識其氣豈凡夫肉眼所及哉蓋張氏清真寡欲故能識寶氣晴夜望山指點其處以示客也東坡謂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唯無意者識之即此句之義諸註家引天官書泥矣遠害謂其識之曠夫朝市爲名利之藪皆害人機穽張氏隱居深山與物無競又何害之侵也朝看麋鹿遊謂山之深孟子所謂舜之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意以豕字礙眼以麋字替之見其無機心有海翁馴鷗意蓋人自遠害而伴麋鹿之羣彼恆來馴者亦無罹害之憂也案夜字承上斜日來朝字又從夜字帶出初斜日時到張氏居遂畱宿焉其境入夜轉寂山中寶藏之氣堪可辨識矣既而天曉推窗以望則麋鹿之羣夜中所來遊猶且未歸去也信出塵寰之表殆爲遊仙之



想其所以獨相求果不負也此聯上二乘興杳然迷字成句下五字即解上二字是折腰法

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乘興二字結上起下關係尤不決也出處用易或出或處公固志存用世今見張氏恬退如此心竊有感故偶發此言耳結句極言心醉而神服之虛舟譬人之虛懷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其乘興相忘如泛虛舟也一結深致其景慕之忱蓋昨夕以來因對主人清曠襟懷而吾亦萬慮消盡胸中如洗非復塵寰中人殆與之俱化也嗟呼叔明真所謂真人者歟此篇分爲二解公七律多此格下篇

空著意看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駙馬都尉漢時掌御馬官名魏晉以來凡尚公主拜之潛曜見孝友傳睿宗之甥父萬鈞母代國長公主潛曜又尚明皇女臨晉公主二代國皆富貴可知以詩意案之是山莊中洞室以避暑者長安志鄭駙馬蓮華洞在神禾原是也公與廣

文學士鄭虔友善潛曜為虔姪故與公亦親設宴洞室延公俱避暑也或曰四方山遶曰洞蓋谷邃如洞非必巖穴也

主家陰洞細煙霧畱客夏簞青琅玕陰洞之境係公主賜第故曰王

家陰洞為結句張本細謂霏微洞中幽陰臨口望氣其霏如霧極言其涼冷也琅玕玉之美者洞中設珍簞碧色清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盃碧瑪瑙寒謂美酒非必春釀取春字有富貴意耳琥珀瑪瑙並玉類琥珀色黃瑪瑙色紅杯濃謂杯中酒濃薄言杯色透徹蓋醇酒色濃凝琥珀之光而所盛琥珀杯亦同一色玲瓏映透覺若薄而不勝其危也盃碧亦稱盃中欲流亦謂鮮明之貌非稱色也東坡詩一朵妖紅翠清冷其冰漿亦與瑪瑙盃競色冷然若不勝寒也此聯殆不免癡肥因薄寒二字調劑便得骨肉停勻然終非其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此追說至者也

歷之境見莊廣大赴洞遠茅堂莊中所設寫田舍野趣者江麓江頭之山麓南州幽僻之境也宋張禮遊城南記鄭駙馬之居直樊川之上倚神禾原是其所以疑過江麓也已入言往及洞所在之境也磴石阪也磴高風飄飄吹衣故曰風磴涼已甚矣霾音埋風雨土曰霾雲端謂山高此言洞憑高入山深陰嵐已甚濛濛望迷也想是日天陰嵐霏如塵因謂之霾耳蓋莊中幽邃窄渺若非畿甸之居未見洞室之幽先驚景境之異極贊歎之也然語棧意晦殊不見工霾字尤殺風景雖比興之詞抑不亦甚乎且與起句犯復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秦樓言賜第之宏麗列仙

傳秦穆公女弄玉與夫蕭史吹簫於樓善作鳳皇鳴遂乘鳳升仙後世因稱公主第比之鄭谷因姓用之漢鄭子真名朴谷口縣人修身自保王鳳聘之不屈楊子法言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谷口地名雍錄在雲陽縣西谷字與洞通氣言洞中清虛雅趣如子真谷口隱居而主家富貴之風流乃更壓倒之殆若神仙之境也雜佩婦人腰間佩玉行則珊珊鳴詩鄭風雜佩以問之葛稚川

詩陰洞冷冷風佩清清此其所本故切于洞蓋洞中
宴酣將夏出女侍佐酒先聞佩聲珊珊而來是秦樓
仙趣壓倒鄭谷乘歡殊盛也五六極言境之幽頗涉
索莫因重振起敘極風流盛歡亦調劑之法也○朱
注此歸長安後所作杜律選本蓋有數種而邵
注專行講席所寶皆是故不能不從其敘次

城西陂泛舟

陂百碑池也漢陂在長安鄠縣西
終南諸谷合胡公泉為陂周一十四里蓋一小

湖水京師勝遊處也公有七言古詩漢陂行又
有登漢陂臺宴漢陂諸詩秋興第八首亦追憶
漢陂壯遊皆其浩瀚可想元末遊兵決陂取魚
遂涸為田見明
劉士龍遊記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

娥謂眉蠶蛾之
眉宛轉細而曲

因比美人之眉以青黛染之故曰青娥樓船架樓之
船悲謂清韻微妙之極蓋調方高揚至細而欲絕則
清切哀怨殆令人不勝喝采者稱殺人是也悲遠天
言其聲嘹亮直徹雲霄也首稱歌舞之美次贊管樂

之妙豪舉盛歡可謂仙遊矣起手上四字各
自為對唐詩間有此格亦才調之所弄巧也春風自

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

起手不用序引直敘歡
酣之狀語意俱緊故此

二句便一放寬轉述優游悠然之況是一張一弛之
道也信任也言不煩人力也檣帆柱也蓋船卸帆而
任其所之隨波漂漾只有牙檣之動春風而已纜維
舟之繩也春風自信遲日徐看寫盡優游之神牙檣
錦纜稱其華潔耳不必以
象牙飾檣錦絨為纜也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

花落舞筵

上句極見日暖波恬下句極見花盛風靜
蓋歌姬倚舷扇影在水乃遊魚吹浪而金

彩撩亂舞筵已豔紅裙翩翻而燕復蹴岸頭花枝落
英紛然點綴似若禽魚亦皆有意者也列子匏巴鼓
琴而鳥舞魚躍暗用此事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小舟之勞以形豪興之甚能蕩槳贊其迅快也百壺
謂買酒之頻如泉言其不竭如湧也古詩有肉如邱
有酒如泉又隴右有酒泉郡蓋船中大排筵宴杯盤
狼藉歌吹盛歡豪飲殊劇船中所貯傾樽既罄輒遣

輕舸沽來亦已數矣其搬運之輕便迅快如飛未嘗使杯中空隨飲便給如泉之湧也案上六句皆專就船中言事至此一轉添出船外之事且再緊跟起手文勢頓挫與中聯樓船悠悠反觀收住真千鈞筆力矣若用酩酊等語為結則緩弱不相稱焉百壺二字尤見餘豪之盛徐子能說唐詩以為傍觀貴遊豪舉譏其奢靡流連之作殊不知起不用引直敘盛歡者以興劇快絕也如蒲萄美酒夜光杯蘭陵美酒鬱金香亦皆突如而來不遑敘其端緒也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唐書百官志武后時置匭以受四方之書

不唯論政訴事者進獻賦頌者亦得投匭之設理匭使以諫議大夫充之玄宗改為獻納使起居舍人屬中書省掌注起居錄制詰田澄蓋以起居舍人攝獻納使也一人而任兩職故篇中穿插言之贈舊本作送今從千家註及輯註本改之天寶十三載公進封西岳賦此篇專為是作之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沈約

恩倖論階闈之任各有司存猶云所隸也雨露喻君澤言獻納之司在雲霄之上其承恩澤優渥也此暗胥胎結句所冀邊一作偏於義似是清切指中書省清言其不道濁也切近密也中書舍人其地視近為清貴之職故必選才賢用之舍人退食收封事宮

女開函近御筵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密奏書疏封以上之

故曰封事此謂獻納之章奏唐書內宮有掌書三人掌符契經籍宣傳啓奏所謂宮女指此見其密邇宮禁上句兼起居獻納言之下句足獻納之事二句一氣說下舍人要職夙出侍朝退食而後收投匭之文以交掌書宮女宮女乃開其函以呈御覽也蓋其侍朝以舍人之職也故特稱舍人二字太重與盧照隣長安古意漢帝金莖一式退食之後乃收獻納之章奏不自交御前而付宮女進呈是構句輕重之法輯註近一作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謂起捧似是

居舍人見其務匆劇促蹠疾步曰趨上朝之禮也追趨言隨宰相早朝石林燕語曰唐起居舍人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是也闈宮門也青瑣見漢書元后傳註宮門之扉刻鏤連環文而青塗之也下句謂獻納使見其業清閒點檢料理也白雲篇未考或稱陶弘景白雲怡悅詩此借指所收之封事按所置匭凡四進獻賦頌曰通玄匭蓋其中所投率多山林草茅之書故借用上與雨露上天通氣下引河東賦亦良工苦心楊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漢書楊雄傳雄文似相如者上名雄待詔承明之廬從祭后土上廼率羣臣陟西岳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時公作封西岳賦故自比之也噓唇吐氣曰吹張口出氣曰噓北史盧思道傳剪拂吹噓增其光價謂推獎也此公待制集賢時作公既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今又有封西岳賦亦欲進呈而上達無階賴田舍人為獻納之職故望之吹噓也主稱獻納為是故也不然專稱舍人可也公少以文自負願以效朝廷之用見上明皇書此詩以楊雄自况冀望乙夜之覽亦豪氣未除也

贈田九判官梁止

田梁止為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判官時奉使入朝也因案

舊唐書哥舒翰討安祿山以田梁止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軍政皆委焉其為英俊可知矣九行第也唐俗以行第相呼東厓釋親考作圖說詳之江談抄載唐人話杜撰耳唐制節度使有判官一人掌裁判軍事止本字宣聖尊諱清人謹避之康熙朝始有命見九經補注於義宜爾然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

崆峒山名在隴右當吐蕃出入

之路以其名雄壯特用以稱之使節使臣持節者青霄喻朝廷河隴黃河隴山皆接蕃戎之境降王蕃王來降者款苦管反誠也此謂輸誠歸服也天寶十二載哥舒翰以隴右節度使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河北九曲部落十三載吐谷渾蕪毗王款塞詔哥舒翰至磨環州應接之蓋是時翰遣梁止報命天朝言蕃王納款事竣而判官奉宛馬總肥春苜蓿使入朝也或謂使節指翰非也

將軍只數漢嫫姚大宛西域國名出駿馬馬嗜苜蓿草漢武帝遣李廣利伐大宛取馬苜蓿種而歸此因其為西域故事借稱吐谷渾貢獻言時方陽春苜蓿油油所貢蕃馬以此飼之尤肥而壯也此句贊哥舒之功蓋因其威武而外夷款附致此盛事也將軍即謂哥舒隴右節度使為鎮吐蕃之將軍也嫫姚勁疾之貌漢用為官名霍去病為嫫姚校尉數伐匈奴尤稱名將今哥舒武勳吐蕃風靡一時邊將盛名無有過哥舒者猶漢時獨推霍嫫姚故曰只數餘不足數矣一聯見判官得所依意亦將軍之功判官與有力焉乾隆帝詩醇御評云此詩本望田薦己故宛馬句可以比為賦微領此意雖似穿鑿不為陳畱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此聯專稱無見阮瑀陳畱縣人博學能文為曹操記室此比其文學之美誰爭長言莫之先也田鳳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此用本姓故事以美其容儀也早見招言入幕之早蓋少有才名也

也 麾下賴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樵漁樵謙辭自比野人將軍

麾下之士賴判官引薦人才多得入幕如蔡希魯高適其尤著者也如余江湖散人耳亦獨不有意於拾收乎蓋欽慕而嚮望也容齋隨筆云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按此時公猶為布衣待制集賢院為宰相陳希烈所忌沈滯四年矣蓋當時待詔者猶未解褐或有出身十年不獲祿者也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虔博學善詩書畫為入放蕩嗜

酒與公及李白為詩酒友明皇愛其才稱鄭虔三絕為廣文館學士遷著作郎安祿山反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虔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謫台州後數年卒其顛末詳八哀詩中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傷字被二句深傷其窮隄之故與欲面別而失之因追送以此詩見其情於詞也初鄭在圍圍不得往見及其見貶欲餞諸途而公出後鄭既往矣其或以為自同路人欠窮

交之誼乎是負良友見懷遺恨所以有此寄也
世說載楊憑貶臨賀尉及行姻友無敢送者獨
所善友徐晦送至藍田人謂徐君誠厚楊臨賀
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此
流播寧忍無言而別乎蓋公之志亦如是也詩
中所敘上半傷其臨老陷賊之故下半傷闕為
面別字字皆堪滴血銷骨何其至情之切也

鄭公榜散鬢如絲酒後嘗稱老畫師

榜散莊子語榜丑居反不材之

木故稱散木散無用也此若調謔而實憫其才不合
世用徒如榜散而老也夫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己可
恥也乃自稱老畫師以其不得意玩世自嘲也舊唐
書閣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
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焉閣外傳呼曰畫師
閣立本是時立本已為主爵都尉羞悵流汗歸戒其
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
役等若曹慎毋習前輩恥之如是則鄭公之才學此
豈足自命乎加一老字尤卑蓋其不合世用從容任
運安分小技自娛而已二句即臨老陷賊之故胡燮

亭說得之曰鄭廣文為戎羯所汚臨老貶謫蓋其為
入落拓不羈惟風雅自怡天真疎散不立氣節激昂
自奮其履法網雖國有常刑而在知己實諒其心迹
夫榜散之身衰老之齒而一醉之餘以老畫師自甘
豈復溺于功名利祿者哉何以不原其人槩繩嚴譴
真可傷心已故此詩起手直寫其丰神逸致正為之
表白而傷心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譴
已在言外矣
責也百年謂人生涯垂將及也中去聲中興言中衰
而復興也夫萬里遠謫已不勝傷心矧垂死之身而
蒙此嚴譴方今中興恢復之際萬物回倉皇已就長
春普天同慶而鄭獨不與焉尤可傷也
塗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倉皇急遽貌邂逅言相遇也
緒而來猶云不意也蓋公尚可與鄭相逢而出餞之
遲不能回別出於無端也餞送行設宴也二句須串
讀惟嚴譴故倉皇就道之速而公往餞不及苦欲便
面別而無端相失吾出之遲緩悵然自悔恨耳
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應料度之辭與當字義異讀者須詳

之訣別也永訣謂死別出江淹別賦自鬢絲而垂死而永訣是語脈之序若突然言永訣鄙諺所云自數出棒也九重謂地下之深泉謂地中水脈所在因稱墓穴之底左傳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是言死稱泉下之始也此結直承上邂逅句而下既往餞不及無端失面別以後無由再會恐終為死別冀泉下邂逅以盡交誼爾然此期渺茫實不可知益可悲哉當此飄零稱公稱先生尤見其重之若徒老畫師耳不足如是深惜矣句句至情哀痛一字一淚結尤淋漓沈著不可卒讀交道筆力俱臻其極真是詩家聖人可泣鬼神矣顧修遠曰李供奉之從永王璘鄭司戶之汚祿山僞命皆文人敗名事使在經經自好悻悻小丈夫處此割席絕交不知作幾許雨雲翻覆矣少陵當二公貶謫時深悲極痛其詞從至性絕人處激昂慷慨悲憤淋漓而出不難以身與之俱死蓋古人不以成敗論人也不以急難負友其交誼真可泣鬼神也嗟呼世或夾枝帽或恨得罪時貴有負心賣友乘危下石者讀公此詩能無慙汗入地哉沈歸愚云通首屈折起題清空如語公集中有此一格

臘日

臘歲終祭名古用冬至後第三戌之日唐朝以大寒後辰日為臘漢舊儀曰臘者報諸鬼神古聖賢有功於民者也肅宗至德二載四月公拜左拾遺此是冬之作拾遺掌供奉諷諫當本朝侍從云已下四首所以清華也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常年得暖自臘後數十日今年

凍已全融日氣後數十日今年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還猶蘓也言秋來所失再復舊色也萱於諸草最早枯而春氣纔動便一番茁土今年陽和早催雖殘雪猶埋然能侵陵之先已發生也洩音薛亦漏也有者他日所無今見有之也先時漏春含芽亦已見有柳條之動也蓋天地氤氳萬物含春就中二物尤得氣之先故只舉二物而一切景象在其中矣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縱酒謂劇飲祭邑獨斷臘日縱吏民宴飲蓋因祭夜宴故曰良夜醉紫宸本謂天帝之居唐比以為殿名日視朝之所散朝臘日朝賀禮畢退散也

此聯錯綜成句且欲謀夜飲正在散朝之後是倒句
法言始散紫宸之朝而還家欲謀良夜之宴而縱飲
也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宣
賜近臣口脂
面藥口脂臘脂也面藥蓋鉛粉合香藥者也公為拾
遺得預恩賜不曰蒙而曰隨謙辭也翠管銀罌所盛
之器管筒也酉陽雜俎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
盛以碧縷牙筒按劉禹錫有謝賜口脂面藥表云宣
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藥紫雪紅雪雕奩既開珍
藥斯見膏凝雪瑩合液騰芳又王建宮詞黃金合裏
盛紅雪重結香羅四出花一一傍邊書勅字中使送
與大臣家蓋口脂面藥以禦寒凍也或曰漢惠帝時
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魏晉習俗尤多效之疑唐朝亦
復若此蓋潔身以進出於敬君故遂有是賜也九霄
九重之天謂其深遠比稱禁中九為陽數之極筭盤
計物數亦究于九至十則為一矣故書傳凡言九者
皆指其極爾如九淵九垓之類不必一一數當時公
為拾遺眷遇此日喜逢臘祭令節天氣如春草木發
生欲置酒縱飲盡良夜之歡既退朝還家中使尋至
節物之賜自天而下翠管銀罌恩榮輝光是公一生

得意時不可多得者也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奉猶恭也和者同賦其事以答來意

猶有首唱歌者隨而和之也中書省起居舍人
見于前此蓋朝大明宮之宣政殿也唐禁城大
內為大極宮東內為大明宮在龍首山上此地
本大極宮之後苑在其東北故謂之東內而謂
大內為西內高宗厭西內湫隘修東內移仗自
是天子多在東內制度尤為華備正南為丹鳳
門門內第一正殿曰含元殿謂之大朝在周為
外朝元旦冬至大朝會御之其後曰宣政殿謂
之前殿亦曰正衙即周內朝凡朔望起居及大
冊拜對四夷君長御之又北而為紫宸殿乃內
便殿謂之內衙即周燕朝亦謂之閣猶古之言
寢隻日常朝御之雙日不視朝宰相當奏事即
時特御延英殿召對也此篇是三月詩則非含
元殿矣衙朝見其禮尊閣宴見其事殺詩中所
敘尊嚴廣大故知
宣政之朝會也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五夜寅時也漢魏以來紀夜以

五為節以甲乙丙丁戊稱之故曰五夜又謂之五更謂之水定時刻之器以銅壺受水刻節晝夜共百節

謂之漏刻古無自鳴鐘故以漏下量時箭更籌也此先言夜嚮晨凡朔望朝禮百官侵曉詣闕待漏五更

三點候青鎖開隨班雁行而入也九重稱禁中穆穆楚詞君之門以九重義見于前醉謂春色氤氳唐

殿庭間多植花柳為朝會之時百官依其蔭也禁內名花非人間之種故稱為仙桃非必用西王母事蓋

曉景漸分桃花紅艷映天殿庭氣色爛漫如醉也或以為桃花若含醉淺矣按禮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言辨

色始入之景也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獨舉旌旗諸儀仗在其中矣讀者須想像而得也

日暖言旭日始升曉寒全融也龍蛇畫於旌旗者動言映日活動也此即君出而臨朝之時也風微朝

氣太靜細風徐來也燕雀即殿廡所棲者高言颺風高翔也一聯極寫春朝和暄光景見時和物育泰平氣象龍蛇燕雀真假取對謂之借對宮殿燕雀暗用

大廈成而燕雀賀之意時祿山亂後殿閣新修也不

然和人用燕雀不免唐突矣風微二字言朝景之靜

而形容燕雀輕態宛然如見劉須溪云朝罷香煙攜

壯麗自是若非微字清酒不免癡肥矣

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香煙御鑪香氣攜滿袖言以

朝日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百官班於殿廷是

中書舍人班近香案即其詩所云衣冠身惹御鑪香

也詩指賈所作珠玉比詞藻之欲知世掌絲綸美池

美在者言珠玉自毫端湧出也

上于今有鳳毛絲綸謂制誥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

美字本此池鳳皇池謂中書省晉書荀勗自中書監

為尚書令人賀之勗曰奪我鳳皇池何賀也蓋中書

凝遠故以比天上鳳皇池也南史宋謝鳳子超宗有

須見鳳皇池上貴要之地于今有鳳毛之相繼不唯其父而已也此篇前四句早朝大明宮後四句美賈舍人也第五句言退朝之事結上生下第六句言舍人有詩就讚美之結更推本贊父子繼美之盛施及先世厚之至也顧修遠註云因賈原唱有鳳池二字公遂折用之以贊父子繼美蓋世掌絲綸惟賈氏為然王維岑參之和亦皆用鳳池俱不過泛言中書未免雷同而公則用以稱父子不可移易以和他人是公詩所以獨步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掖音奕正門旁下小門也漢書注掖門在兩旁

若人之臂腋也唐中書門下兩省在宣政殿門左右門下省在左故謂之左掖公為拾遺屬門下省此詩朔或望早朝宣政殿朝罷歸入左省與同僚共修職及晚退出而還私第也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

射謂斜照黃金榜謂金裝門扇

蓋殿門揭額以金塗字朝日纔上便先映射也曛日入餘光此猶言耀也一作熏言若發香然也赤羽旗

即朱雀之畫旗諸旌旗中此尤燦爛故特言之一聯言殿庭文物朝景日曛也宮草霏霏承

委佩爐烟細細駐遊絲

霏當作菲菲嫩草盛貌承受也委佩謂佩玉之垂下也

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蓋朝禮所立庭上細草鋪地如氈其向殿拜伏佩隨委地而草便受之如相待者也爐烟御爐香烟唐書儀衛志朝日殿上設熏爐香案遊絲一名陽焰春空搖曳之氣乍簇乍散者此則長在故曰駐言庭上御爐香烟裊裊如縷而上繫住遊絲而令不散也其實爐烟上而不絕停駐空中如遊絲爾蓋御爐在階前之庭也一聯以俯仰為對見晴景和暄天靜無風雲近蓬萊常五色

雪殘鳩鵲亦多時

蓬萊即大明宮高宗時改曰蓬萊宮取殿後蓬萊池為名以擬海上仙山後復為大明宮此仰見朝霞映宮因言雲

成五色仙寰瑞氣以其近蓬萊故常然也常者不獨今朝也沈約宋書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也暗用此意以寓祝鳩鵲漢宮觀名借用以對蓬萊謂深宮殿閣亦多時加豈字看言當不日消融也二聯皆自春晴二字來朝廷閒暇瑞日熙熙泰平氣象寫出盡矣

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侍臣公自謂青瑣既見歸青瑣

言出殿門而歸省也退食亦既見從容從任其容止不急遽也不曰退食委蛇而易以從容者天台山賦任緩步之從容分用之二句也出左掖也每每日也遲及晚也蓋朝罷退入左省遲日悠悠在省修職及晚出掖門而還私第竝緩步從容無復忽遽之忙時適天下泰平朝廷無事有羔羊之風也虞伯玉云前六句皆賦宣政朝會之時所見第七句方言退朝歸省結句乃言晚出還家而全題完具矣郭彥深云妙在緩步從容前六句已有此意況微吟自知冰川詩式云此詩藏頭格也首聯與中二聯六句皆具言所遇之景與情而不言題意至結聯方說題之意是謂藏頭案非初有是格此詩自然如是爾

紫宸殿退朝口號

紫宸殿在宣政殿後常日御之見羣臣古之燕朝也故所

詠景境與宣政殿自別讀者詳之號平聲呼也口號謂隨口號吟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

昭容女官位正二品為九嬪之

第二唐制天子臨朝官人引至殿上左右相並面內卻行以雉尾扇障翳天顏陞座之後乃開去不欲使衆人見宸儀升降之容也垂謂鞞袖也百官列立庭上刮目以待朝儀既而天子出御便先認昭容垂紫袖而出先見於戶外者以其先于天子也引導引也朝儀謂天子臨朝儀容宸儀既臨殿上兩昭容引導以赴御

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

香言御爐香氣

合滿也合殿即合座合家之義御香之氣飄度殿中春風吹轉無所不至也顧註云前詩爐煙細細駐遊絲善寫無風之妙此則善寫有風之妙各極精工矣覆去聲言庭花掩映衣冠也公又有退朝花庭散之句殿庭花枝之盛可以想見已淑和也春天和氣以淑稱之日光曰景與影不同移言侍朝良久日晷漸移蓋日既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謂鼓高昇也

樓高閣報言漏鼓之聲自高閣響聞時春日遲遲故漏聲稀疎久而後聞也內廷深邃朝儀肅靜言外可想也近臣知言在未班者不能知也此蓋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之意公為拾遺咫尺天顏見其有喜色心

竊悅而慶也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門下省在宣政

殿門左故謂之左省亦曰東省會送會合相送也會訓時適謬矣夔龍舜二臣名借稱宰執之賢書舜典夔典樂龍作納言事物紀原舜納言中書令之任也然則雖夔龍連稱然龍字所指為重送字亦專係中書令鳳池即中書省既見于前稱省地之貴也唐制尚書中書門下謂之三省三省長官為宰相而中書乃政事堂所在為最尊故每退出宮中而還輒必與三省羣僚俱從相公至中書就政事堂集議朝政然後乃始歸東省其得參預大政自喜榮幸之盛也用龍鳳字對映弄巧壯麗體裁勻稱章法且龍字與池通氣作者心細如髮不可膚視前六句言朝會之景與事結方言退朝亦藏頭格也通篇敘遇時得意之趣或以為嘆倦遊之辭昧乎詩之甚也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乃人主坐朝引至殿上尤失於風流矣至昭宗天祐間詔罷之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於是禮始正也○大明宮以下三首典雅重大何等筆力唐廷全盛景象宛然在目中矣

題省中院壁

題門下省中諫院之壁也拾遺補闕兩職掌供奉諷諫大事廷爭小

事封事故其直署曰諫院此詩乃嘆倦遊之作蓋公忠言不用悠悠不得意無聊之餘有是作也此時岑參以公薦為補闕其詩嘆不遇亦數數矣言路之塞可知也此詩變格不拘聲律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常陰陰掖垣掖省之垣牆埤音皮城上

之脾睨也編竹為儲胥施之掖垣上若城埤然故曰竹埤王褒山家詩圍竹成埤是竹埤所本也八尺曰尋公送賈閣老詩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則兩省其植梧桐也洞深也洞門謂門深如洞也一說謂重門也雷一作雪誤也下云落花遊絲乳燕春深安得有雪耶吳都賦玉堂對雷說文雷屋水流也蓋牆陰洞門深沈而梧桐大樹森鬱其傍故院中常陰陰殆畫欲暗也言外隱然見不得意之人獨坐其中矣
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鳥生子曰乳燕孔子正暮春之
事公在院中無所事事只對庭院間景見晝永春深優遊銷日而已公以有為之志居可為之地而徒然

間散悠悠涉日，不勝慙懼，慨歎便喚起下四句。顧註云：對畫靜之境，而憐官間見春深之景，而惜時邁，故下緊接云：謬通籍，違寸心。后山詩話山谷云：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非富貴語，看富貴者耳。不如老杜此聯也。風月堂詩話：晁季一云：老杜此聯，雖當隆冬，返寒時，誦之，便覺融和之氣，生于衣裾，而韶光美景，宛然在目。動盪人思，真幹元造妙語也。

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
腐儒出漢書，黥布傳：愚昧陋儒，喻壞敗無用之物。公自謂也。謬，謙辭也。如蒙入取錄，謙言謬取錄也。通籍，謂登仕籍。孟康漢書註：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不禁出入也。公年四十六始拜拾遺，故曰衰晚。通籍，遲回猶躊躇，蓋心有所思而足不進也。寸心，猶云微志也。違者，事與志違，不能成功也。一聯責身自謙，而慷慨溢乎言外。公為諫臣，必欲致君而礪碌充貢而已，所以不勝慷慨也。顧註云：公或有所欲，奏於上，故遲回不忍退。然正恐奏亦無益耳。故下接云：無一字補，此亦或然也。

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哀職，謂帝業。詩大雅：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天子御衣龍袞，故曰袞職。補其闕也。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荆陽之金，尤所重也。公平生自許甚重，竊懷稷契之志。今雖備拾遺之員，不能上諫書論政事，以輔吾君之德，宿志蹉跎，無由報効。當初感恩許身，欲以効國家之用，故自重比雙南金。以今思之，則吾過矣。即溘先朝露，亦何足惜耶。追悔不知其量，而竊自慙愧也。公嘗有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又云：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比雙南金者，亦唯為國家自重也。

曲江二首

曲江在長安東南隅，杜陵西北五里。漢武帝所造，其水曲折有似蜀中嘉陵江，故名。曲江開元中疏鑿，益為勝境。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春，繁華撲地。故公亦數遊焉。此詩以仕不得志，有感於暮春，而作蓋強自排悶，放浪拚醉，消其壘塊。楊升菴所謂耗壯心而遣餘年者，讀者以意逆志可也。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
起句為客次句，是主一片花飛。

且不可而況於萬點乎通篇勸酒之辭以惜花傷春起之與岑參韋員外家花樹歌同一趣向起得突兀句法奇橫大家氣象妙不可及正一作更似是非蓋此日之遊適值落花欲盡之候狂風吹散紛然大亂安得不愁人正字當如是觀便見旨深愁字領全首詩神句句皆從此生註家或引北豫語偽蕪杜撰也

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次言萬點終言欲盡三句相承由淺而入深也經眼言空中之花瞥然過去此緊承上即風所飄者非言在樹殘花也聊嘗曰沾唇則入唇言灌也蓋一片花飛雖未必足深惜而傷春之情已覺減風光矣何況今日多風萬點爭飄正爾愁人感可勝耶須看欲盡之花過眼便空當此無聊第宜痛飲豈可以酒之傷多厭而不入唇哉公志不行拚醉遣愁非復比雙南金之身也二句看他用虛字之妙語勢圓轉如珠走盤然學者好放此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
江上小堂蓋貴遊所設亭館處處傍岸有之也巢翡翠以其荒涼無人竟視為棲息之所也苑即芙蓉苑塚知隴反高塚尊貴所葬卧傾倒也秦漢間公卿墓以石麒麟鎮之蓋唐時亦或設此也上半首已暢寫傷春於是更感入世無常曲江之境風景佳麗遊宴繁華祿山亂後頽敗未修無復向時之勝空堂無人而水鳥來巢荒塚無主而石獸毀卧皆昔日滿眼繁盛今乃淒涼如此其傷目愴情不啻落花欲盡也翡翠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真假取對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者推

以此料彼之謂行樂遊觀為樂也漢書楊惲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浮名虛譽也謂非其才而謬忝祿也絆馬繫也此緊承上一句恍然大悟信浮名之真無用而悲人生區區困於塵俗中夫眼前見空堂之棲野鳥荒塚之倒石獸人世榮枯代謝其不常皆然富貴權力豈足恃耶故詳推此理則惟須及時行樂酣飲忘憂而已何可為虛名所牽而以官爵羈絆此身為乎蓋亦玩世之辭出於無聊之餘不得已耳房相公陪陳濤斜之敗賀蘭進明讒於肅宗公惜其賢上疏救之肅宗大怒殆陷於危公自是悠悠不得意此蓋其時作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以物質金謂之

得典衣也見貧窶甚亦嗜酒甚公家少陵與曲江近

故退朝之暇以典衣之錢每日江頭玩春酩酊遣興

而歸蓋春已欲暮玩花暫時之事急宜相賞興不自

禁所以典衣往遊此直承前首須行樂來醉遊以慰

無聊出於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不得已耳

物未償曰債吳志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常欠人

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

人酒債欲貸此緡袍償之尋常謂平生也本見賈誼

長沙賦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見非奇特因為平生之

謂本度名故以對七十此與起二句一氣說下不唯

典衣而已平常遊行之處酒債往往而有抑不亦甚

乎正以人生七十古來希有不可及時行樂以慰

餘年耳亦暗照應前首高塚麒麟此則直就身而言

不翅啾啾

過人也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翩穿花際而往來深深見言隱見款款緩飛貌時時

乍低掠水而款款嬉翔彼其微物皆優遊得其所而

大丈夫處世宦况局促悶悶涉日獨何心哉無限感

慨在言表矣凡因物寓意非深於詩者不能識其趣

耳程伊川嘗舉此聯詆之曰如此間言語道出做甚

與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同一沒趣人誠面貌可

憎哉石林詩話云杜詩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深

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

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

勝使晚唐諸子為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

絲柳織金

梭之體矣

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管到

結尾此在江上所感故用流轉字承人生句來故曰

其莫相違留春之辭欲花之不驟盡與前詩上半首

相應而總結之也蓋人生與風光其如水流轉滔滔

逝而不息則我亦相隨而往今三春已暮相賞亦須

與耳故傳語風光道冀為我暫時相留莫違此賞心

也夫風光之去豈可傳語以留乎典衣沽酒以賞風

此也二首皆強自消遣非教人流蕩語極曠達意殊
悽愴所謂甚
于痛哭也

曲江對酒 此詩上半界對酒之景下半界對酒之懷亦遣悶放浪也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苑即芙蓉苑在曲江西南岸故

亦曰南苑明皇離宮公詩江頭宮殿鎖千門其盛可見也名苑清江勝景映帶而對酒坐其中故乘興雷連不能歸去也次句醉中望苑中宮殿映江上之波述異記吳王闔閭構水晶宮南苑宮殿臨江與波相映而似水晶之光故借稱之極言其明麗也霏微本雨雪貌因言望迷之狀水殿光影動搖而迷離也轉字句眼蓋殿影水光玲瓏耀日而醉眼望之不勝眩惑故轉霏微也舊說或為暮色或為煙靄之狀水晶字死了坐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不審題意也

各自為對偶謂之當句對亦曰自對體細謂片片相次間落形容微風徐來輕拂苑外花枝與江頭落絮霏霏相逐紅白錯亂而飄落水面也黃鳥謂鶯白鳥鷗鷺之類陸機詩疏鷺謂之白鳥兼猶與也言有時苑外黃鶯與江頭白鷺相映而飛度波上也一聯併寫苑外江頭申說醉中霏微蓋曲江勝境時屬盛春

在畫中所以坐不歸也已上四句俱藏醉字在內宜細縱飲久拌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飲一作酒拌棄也真字感慨甚違背馳也至此方言出酒事蓋縱酒痛飲以遣憂悶身自放棄不拘禮俗人竟視為狂而不復顧眄才不與時合無意于競仕進壯志灰盡懶朝參之勞則逾為世所擯至真相違也 吏情

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吏情猶言宦況言其不勝俗也滄洲謂江

湖隱逸之境或以為海中仙境謬矣陸雲泰伯碑滄洲寄跡箕山辭位南史張充傳飛竿釣渚濯足滄洲袁粲詩訪迹雖中宇循寄是滄洲謝朓詩既懼懷祿情復協滄洲趣皆言汗漫之境已未嘗涉仙境事也此特用滄洲以江上之遊也遠謂其境之曠遠也夫仕宦棲隱境界固別乃宦況局促之不勝俗逾更覺滄洲汗漫之好也極是厭此羨彼之辭於更遠二字見之古詩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後漢楊彪傳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謝靈運詩拂衣五湖東拂衣急起去之狀蓋曲江之

遊勝地美景春水綠波宮殿玲瓏花鳥娛人煙霞欺
畫於是縱飲逸興幾乎物外之樂矣因感傷宦況之
無聊而戀嘉遯之考槃然未能決然勇退而聊亦為
君守官老大之身餘命幾何而陵此艱苦徒自悲傷
耳徐子彰云或疑公是時救房琯論徙故有此作然
論徙時安得從容對酒意公別有所指蓋詩甚大息
故有是論余考公年譜至德二載公上疏救房琯肅
宗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明年六月遂
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此必是春之作蓋自琯事以來
公怏怏不得志也黃漢臣曰此與前曲江二首流便
真率已為長慶集開一法門但氣和神遠層折轉回
意味深長視彼與寵姬作緣務取平易者相去天淵
耳

曲江對雨

對一作值前半寫雨景之寂靜後
半懷南內之淒涼不忘上皇也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

城謂芙蓉苑王維詩小苑城邊

獵騎回亦謂芙蓉苑也覆謂雲下垂將雨之景此字
暗胎後聯感慨江亭即公所坐年芳猶言春光一年

芳景在春故曰年芳沈約詩麗日屬元巳年芳俱在
斯靜字見細雨如篩天晚且雨芳景霑濕所以幽靜
也此句雨景如畫妙不可言靜字領全首詩神

林花著雨

燕脂以紅藍花汁凝作之燕國所生故曰燕
脂紅花著雨潤澤如燕脂之欲滴青萍牽風

翠帶長脂紅花著雨潤澤如燕脂之欲滴青萍牽風

連綿似翠帶之引長是細雨輕風之景所謂靜年芳
也濕一作落不若濕字出於自然燕脂翠帶想像昔
遊佳人錦瑟胎胎于此與大白龍武新軍深駐輦芙

蓉別殿謾焚香

此似賦雨色之阻而其實嘆南內淒
涼上皇開元中改萬騎軍為左右龍

武軍故曰新軍唐以避世祖諱改肅為武神肅門為
神武門肅溪為武溪皆是也龍武軍皆用功臣子弟
為親近宿衛輦出遊則軍從行今則獨在深宮之中
駐輦而不出也別殿即離宮上皇在位時從南內築
夾城達曲江離宮謾猶徒也芙蓉園離宮亦有官女
焚香以望幸而駕竟不出遊故曰徒焚想像言之也
祿山亂平上皇歸自蜀居南內與慶宮與肅宗有隙
不復有出幸故感曲江雨景寂寥懷南內間居之恨

竊悲其鬱悒也。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此字指曲江金
錢只是錢，漢紀註：凡言黃金者，真金止，言金者，錢也。唐時貨專用錢，如後世用銀也。佳人，妓也。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加錦者，曰錦瑟。開元間，中和節，給百官宴錢於曲江，合宴并賜教坊女樂，每歲傾動京師，以為盛觀。今則無復開元之盛矣。故公追憶往事，慕其霑恩之渥也。中二聯皆自靜字來。七八一轉，舉昔年盛事，反襯以結之。暫字意太切，不敢望其盡歡，只得暫如昔日，亦可以慰懷。已邵夢弼云：曰何時，恐難再見也。曰暫醉，欲須臾不可得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許八許拾遺恩也，公有送許恩歸江東詩。

江寧縣名於明屬應天府。公開元中嘗遊吳越間，故與江寧詩僧有舊。至乾元間，遡而計之，則已三十年矣。偶因同寮許恩歸江東，幸便寄此問之也。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

封書一封之書，潺湲淚大流貌。

楚辭橫流淚，兮潺湲。旻公蓋公方外，知己故臨書灑淚，蓋因悲屯蹇，益自傷老憊，不勝感慨之至也。

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

此寄問三十年後事也。好事，謂風流雅好之事。卽下句及後聯所言是也。旻上人與公遊時，壯年已能詩，恆為公傳示。今相別三十年，上人老矣，意其詩必更進，或無倦於衰年乎？不知誰與傳誦有其樂者否。此皆感舊懷之，所以淚潺湲也。舊說以新詩指公言，我有新詩誰與傳誦，無如旻公其人者，誤矣。是時王維岑參高適賈至輩皆在掖省，可謂乏友乎。

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此追懷二

也。圍棋泛湖亦是風流好事，動謂每動必然，猶言每屢也。蓋旻公所居有臨澗對竹之亭，尤為清幽之境。公屢圍棋於此也。伴旻泛湖，最是當時雅興。故特憶之，而今皆為一夢，亦所以淚潺湲也。特曰袈裟見其上船態度，蓋公想像當時尚依依在目也。若無此二字，憶上泛湖船道得有何事。

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聞言旻公應因許八聞之也。君指許八，否則題首三

字屬虎贲矣在謂未死蓋是與公一別三十年消息茫然莫審其出處存歿許乃是同鄉之人而與公同官故是因許之歸得聞其語知公今為官人無恙存在也頭白照顧上老去昏昏酣醉貌此自道近況或謂公代許話非是蓋公更嘆而言吾亦已白頭非復昔日杜子美雖為官存在只昏昏醉眠無有所發明想上人聞許話為故人喜然竟未如當時為江湖浪人耳慨其不得行志特為知己者道尤所以淚潺湲通篇朗潤飄逸不涉典故而不覺空疎氣有以運之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屬長安華州亭即遊春亭在華州城西南五里西溪之上一名

清溪亭此公貶華州功曹時作故有結句之感老學菴筆記云鄭縣清溪在官道旁七八十步

澄深可愛亭揭此詩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

起句言亭臨清溪景境清幽也

詩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曹子建應詔詩涉澗之濱綠山之隈韻脚用斯語牖音酉窓也憑高發興言

心目恍然下皆雲斷嶽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

雲斷雲開也西嶽華山峰如蓮花故曰嶽蓮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曰華山矣明王履華山玉女峰記西峰東面窻隆如蓮花此所謂蓮花峰也安有峰頭玉井之產臨謂兀然孤高之狀若向下窺視者與崔顥詩峯巖太華俯咸京同大路地名非泛稱也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通鑑註自澗池西入關有兩路南路由回谿阪曹操惡其險更開北路是為大路是也蓋登亭之初華山為雲所藏既而雲開蓮峰兀然現乎天表峻峰峒嶺之勢若直向大路俯臨者然也暗謂鬱鬱長春宮名後周武帝所築在強梁原上去亭頗近蓋天氣快晴各處明朗獨長春宮故址楊柳鬱茂而暗物色渾然也蓮柳真假對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入巢即雀巢欺謂陵侮野雀侮燕羣噪而逐之也蓋恃眾侮寡野雀常態小人狀態亦類此者多矣花間遊蜂動欲螫人走而避之乘勢趁來亦小人之態哉此皆即景所見公適觸感直詠以託意也胡燮亭

云此雖眼前之事然亦以嘆小人否則是聯非勝槩
可取何必用也況下有幽獨傷神之語蓋野望間起
幾許閒情自其貶華州小官趨走之際與俗吏為
伍以謫宦見侮或腐鼠嚇鳳所以觸境感嘆也
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溪上多美竹故云
蓋亭之勝槩發興
之新以一詩未足盡故更欲多題適日已迫暮又無
入而已獨留恐徒致傷神且一吟而止草草歸去也
晚來幽獨四字見謫宦淒涼之況始
之發興終致傷神所謂興盡而還也

望嶽

公在華州望太華山欲一登覽因所賦也
太華高七千丈周廻二千里三峰壁立突

兀插天在華州華陰縣南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

華山五嶽之西嶽也峻盧登反

峻嶒山重疊貌竦峻峭也竦處尊指中央三峰次句
承尊字諸峰羅列其下無敢比肩者如羣子孫侍立
父祖膝下明李之椿遊華山記云環潼津京兆間億
青萬碧兒孫羅列皆太華之別趾也此可作注解

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諸註謂列仙傳王烈受赤城老

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如飛馬不能追列仙全傳無
此事費長房傳有仙人授九節杖之事雖與華山沒
交涉只用謂仙遊之輕健耳華山絕頂之險殆非人
力易到故思得之也錢箋引劉根外傳鑿矣玉女峰
名即三峰之一頂有玉女祠集仙錄明星玉女居華
山服玉漿白日升天祠前有石臼容水數斛明瑩如
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明王履登玉女峰記洗頭盆
在玉女殿前蓋石上一石坎雨水紺碧不乾此詩夏
日之作故特望
之想其清涼也
車箱入谷無多路箭栝通天有一門
車內容物處為箱言似箱篋之形寰宇記車箱谷在
華陰西南深不可測祈雨者以石投之中有一鳥飛
出應時獲雨蓋幽壑無底絕壁四圍狀如車箱傍崖
僅有一逕耳故曰無多路是登嶽背後一條徑也多
一作歸或作迴竝非栝一作箭或作括韻會栝與箭
括俱通箭端受弦處蓋峰雙峙似之故名歟舊說箭
箭峰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
一門即謂穴也然箭箭嶺自在岐山按地理諸書竝

不云華山有箭枯韓非子秦昭王命工施鈎梯而上
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與天神博水經註自下廟
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廻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
里至南祠從此南入谷八里至天井井纔容人迂回
而上可長六丈餘上者皆所由涉更無別路出井望
空視明如在室窺窗矣此與通天一門語甚合所云
列柏豈即箭枯耶初學記事類亦以蓮峰對柏箭則
箭枯乃柏字之訛耳李攀龍遊華山記又云自昭王
施鈎梯處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枯曰天門豈復
後人因公詩附會乎右朱鶴齡輯註姚寬所考附識
以資考證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涼即登不致曠久也高尋白帝言凌絕頂白帝金神司秋此借
謂嶽神周禮五帝白帝西方之帝華山西嶽且待秋
欲登故曰尋白帝洞天記華山名太極總仙之天即
少昊為白帝治西嶽則直謂華山神名也真源道真
之源梁劉孝儀鍾山詩廻輿下重閣降道訪真源蓋
謂神仙之奧祕也華山多仙靈事故言欲登陟謁嶽
神得問仙術要訣慕物外之辭亦出於厭世是時公
貶華州薄宦不得意故有隱遁之志也白帝應起句

尊字又與兒孫仙人玉女隱映用之胡樂亭云此詩
上半首是望而羨其勝下半首想山中奇境尊字鄭
重振起全句領出全首精神次句奇情與尊字更飛
舞兩句將西嶽形勢全舉戲笑而出之下用仙人玉
女皆於兒孫中牽出五六亦鼓舞登覽之興結得莊重與起相稱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公自註時為華州司功按年譜公六月始至華此其

翌月也堆案謂案上文書成堆嵇康與山濤絕
交書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
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
矣此用其語仍重疊也蓋直置苦熱復畏於簿
書尤不可堪也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

蒸一作熱非不能不能餐也言

入秋已六日明辰是七夕而炎蒸苦人甚於盛夏每
暫時執筆猶不勝汗故對食欲餐還廢而不終也
愁夜中自足蠲况乃秋後轉多蠅足謂十分因訓太
饒蠲蝮蛇也夜出

雷路整人大痛山鄉是物太饒夜不可行至秋毒尤
烈殊可畏也多蠅亦田舍所患誠可憎哉公居州廡
不勝抑鬱私自煩懣又值秋暑毒熱對食不束帶發
能餐夜則畏蝎晝則苦蠅殆無處措身也
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此聯言期會之勞簿書之煩不堪俗吏之務也
束帶謂裝束官服暗用陶淵明見督郵事夫炎熱之苦單衫尚不勝重況乃束帶官服而勞於折腰耶簿
書帳簿文書也何者怪而嘆之也急促迫也公以近
侍出為外掾簿書瑣屑固非其長而乃苦熱中堆案
相仍其何以堪耶願修遠云韓昌黎言人各有能有不能抑而行之必發狂疾公之欲大叫正此意也後
遂弃官而去南望青松架絕壑安得赤腳踏層冰謂
誠不得已哉
松橫生蓋奇絕景境遙當州廡南故望美之也絕一作短非赤即赤裸言無所裹赤脚反對束帶言快活
之極此不但冀一往游直欲弃官入山長適此苦惱
也華山深谷經夏有冰故曰踏層冰欲冷然徹骨也
千家註載韓融夏夜直史館蒸煖如坐甑中謂同舍
曰安得赤脚踏陰山之層冰洗滌塵熱耶偽蘇所捏

也造

崔氏東山草堂

崔氏未詳東山即詩中玉山謂藍田山蓋在藍田縣東故稱東山東山草堂崔氏別莊稱號此及下九日詩並在華州時遊藍田而作也藍田縣屬京兆府在長安東南七十里去華州八十里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

述征記藍田山又名玉山蓋山出美玉故為名靜字領全篇之神次句言山氣快入正與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同意相或作多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言有時所聞非
及晚所見亦漁樵之人耳何等幽靜所以愛也顧修遠云鐘磬諸註謂堂中所設誤矣此必山寺鐘磬也草堂甚靜不知鐘磬何自而來故曰有時自發所見者唯漁樵之人又當落日之際而纔見總寫山境靜極之況說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剝削皮也得甚好

上律年序

長安志曰鴉谷在藍田縣東南二十里其地宜粟青泥驛在藍田縣南七里坊隄也此地芹意亦名產秋末芹尤不易者飯煮芹芹雜米為飯也地既幽靜佳境供給皆用當地名產亦山莊風味尤所以愛也芹韻走入十二文蓋一時趁筆之誤耳或謂當作蕁然蕁豈可作飯耶且非蕁之時也蓋出韻之失當時諸家亦動有之夫通韻古詩所用唐詩韻法極嚴何敢於近體用古韻乎猶王右軍書帖多誤字皆玉瑕錦類不可效尤也學者或近體押通韻藉為口實是壽陵學邯鄲之步故為詳辨之何謂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何謂言意外也王給事王維也時仕朝為給事中與公友善王有輞川別業亦在藍田必與崔莊東西相近故稱西莊筠音韻竹也王詩畫絕世極風流而輞川別業尤稱名勝乃為塵纓所絆而莊門空鎖徒掩松筠不能遂其樂愧崔氏多矣故曰何謂怪而嘆之也一結逸致橫飛抑彼所以揚此是詩家維點法

九日藍田崔氏莊 每月有九日獨九月九日以佳節專其稱故不書月三日

五日七夕皆然莊田舍也唐人呼別業為莊以其在郊也此即東山草堂公再見邀也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宋玉九辨悲哉秋氣淒慘令人悲傷也列子榮啓期鼓琴而歌能自寬者也言自慰遣情使胸襟開豁也今日指題九日為下明年張本此對起以自對君自者我也上句歎平生不勝鬱悶下句謝主人殷勤乘興忘憂盡君歡終日留連也公老身謫宦悲秋增感而勉強自慰悠悠涉日耳今日重陽佳節幸遇崔氏邀宴強起赴席亦正是自寬處因主人情重便興發乘歡陶然酣暢之樂令平生鬱懷蕩然遂忘君子不盡人歡之戒而竟日淹留不知回也老去二字一篇樞

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晉桓溫九日遊宴龍山參軍不知溫命孫盛為文嘲之短髮秃顛也正承老字來此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十四字一氣讀下謂之流水對意緊承上盡歡來見風流盛歡曠達快活乘興尤劇蓋公墮然酩酊同諸少年酣歌歡呼不知身之

軸而以悲歡二字錯綜宜注意細玩 羞將短髮還

老遂乘醉起舞踉蹌，徘徊幘頭為傾。因恐被風吹落，則頭顛兀然醜態，露出為人調笑，不勝羞澀。索然興盡，悲傷復生。於是滑稽劇笑，請傍人正之。是雖大醉，不及亂也。細味詩意，蓋崔氏年少之人也。大抵老人與後生最不相入，而崔氏善待公，風流伯歡，故公亦不作老態。能盡主人之歡，庾公所謂老子於此處興亦不淺也。孟嘉落帽，前世以為風流，公乃恐露衰鬢為羞，故用還字言之。活用舊事，筆端欲舞，絕妙翻案也。抑二句雖一氣然，上句承老去言悲，下句承興來言歡，線索尤細。微吟自知，不得隨口念過。字上朗云，帽與冠似重，犯但吹帽字，假故事，爾余按吹帽既用典，故若正冠無出處，則偏枯矣。蓋亦用家語子路語，正得斤兩相稱。此良工心獨苦。藍水遠從千澗落，玉處讀者崑崙吞棗，良可歎也。

山高竝兩峯寒

藍水即藍田川又名藍谷水遠從千澗落言眾壑爭流皆落于此也蓋秋

水分明歷歷目下也玉山見前詩蓋有兩高峰屹然對峙也寒謂秋景悲壯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可作此句注脚兩句言莊前山水之勝寫深秋之氣象因上聯流走此聯嚴正養局楊誠齋云詩人

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矣蓋借山水無恙以觀人事難知須言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明年反照起今外見之

日知誰健應老去醉把茱萸興來盡歡何其律之細也茱萸酒名古稱九日折茱萸插頭辟邪惡氣後人遂以泛酒謂之茱萸酒亦曰萸杯權德輿詩酒泛茱萸晚易醺是也子細俗語精意之辭猶云丁寧也子細看縮上藍水玉山言之蓋山水恆在人難常健不知明年今日再開此會人人皆得無恙乎座中公最老大尤不可期故戀戀勝槩賞心殊切醉餘復把萸杯滿引激盪且未即嚼悠然對山水殷勤注目而惜其風景也此結老去意悲歡併至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朱放絕句殷勤竹林寺能得幾回過亦子細看意也若云看茱萸有何趣味宋人劉浚重陽詩不用茱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是翻案此詩誤以子細看為看茱萸良可笑已當時乃稱名作何耶明年此會焦氏筆乘引阮瞻語亦偽蘇杜撰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至日

卽冬至是日日行南至而極故謂之至遺猶解也遺興猶云述懷興起也公感至日而悲興故詠以自解慰也北省謂中書門下兩省杜氏通典唐人謂尚書省爲南省中書門下爲北省李肇國史補宰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蓋中書門下兩省官人互以閣老相呼也武后時改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故以閣稱之也舊閣老指嚴武賈至輩時武爲給事中屬門下省至爲起居舍人屬中書省公有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遺補詩又有寄賈嚴兩閣老五十韻公往在掖省相呼稱閣老今則爲舊事故以舊稱之兩院謂拾遺補闕說見于前卽公同僚故人蓋指岑參輩也冬至朝賀天子御含元殿盛禮亞元旦公在華州追憶去歲朝儀不勝感慨因賦以寄懷也

去歲茲辰捧玉牀五更三點入鵷行辰日也玉牀謂御牀拾遺掌供奉則大朝會御牀蓋其所設也更歷也故五分夜時謂之更漏刻每更分五點點者以下漏滴水爲

名五更三點寅刻六分也鵷鷺屬其飛有次序小不踰大故以喻朝班謂之鵷鷺行入鵷行言隨舊閣老故人得班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趨走於同列也爲椽吏趨謁郡將不勝折腰之勞也地者猶處一本作處氤氳香煙飄揚之貌香謂御爐之香公爲拾遺班近香案說見于前滿眼雙夾言昔日咫尺滿眼又言懷想依依如在眼前正想蒙欲知來四字緊相呼應與羞將笑正同一對法蓋兩省舊侶若憐謫宦之沉欲知傷心何如郡廳趨走之際正爾想像朝儀猶宛在眼前尤難爲懷也嗚呼去年何等無路從容陪清華今則何等卑陋所以觸感傷心也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無路言官守懸隔公前所云侍臣緩步退食從容今憶其事邈隔雲泥故曰無路深嘆境界之異也從容間暇貌反觀趨走陪語笑應入鵷行言陪諸公待朝之間言談歡笑此直承正想句來顛倒衣裳承欲知句言期會奔走之急詩齊風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蓋恐失期會致此狼狽吏務周章動輒如是也嗚呼省官清高儼若神仙真在青雲之上與風塵俗吏事簿書期

會者竟然星淵追憶去何人錯認窮愁日日愁隨

年茲辰恍惚如夢幻也一線長六壬書至日為窮愁之日窮盡也長至之日

耳不知何人錯認以為愁盡之日乎蓋逢佳節乃倍

傷心愁之甚也一線言至後暑始長公詩又云刺繡

五紋添弱線指女工以驗暑用時俗事文昌雜錄唐

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暑漸長增一線

之功是也此言自是日日隨暑長而吾愁亦應添長

逾不可堪也古詩云愁人苦夜長今乃憂日長甚矣

公之愁之切也此詩首二句言往為拾遺之榮中二

聯言今為掾吏之勞與戀闕思友之切結挽到茲辰

傷心嘆佳節卻添愁二句無數曲折舊本認作憶日

日作愁日並非今從朱鶴齡輯註本改之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昨指今夏放黜

歲猶如昨日也逍遙清閒優游之貌追憶朝官之逍

遙益傷郡掾之走趨所以特下此二字也供奉拾遺

之職唐六典拾遺掌供奉諷諫蓋近侍供奉引導

幸有所過失則拾而進諫也班侍朝序列也天顏稱

龍顏漢高祖故事拾遺近臣咫尺天威故曰侍龍顏

曰昨日去年寓流年之感言事猶如昨午已一周也

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拆用麒麟爐孔

御爐所鑄不動二字妙見器之重大鑄之巧妙言其

勢殆欲活動而帖然能不動也且未言爐只曰麒麟

亦妙上言風靜裊裊而揚孔雀文禽緝其尾為扇天

子升殿兩昭容以扇擁障詳見于前舊用雉尾扇開

元初改用繡孔雀徐開扇影還宸儀坐定乃徐開分

於是竝捧退還入內也影字見隨步光閃金翠浮動

還字亦見金蓮雍容曳裳而去宛然如觀總是八面

玲瓏活句觀止矣此皆去年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

只在殿中閒上句言天子穆穆之狀下句言朝儀嚴

肅之勢玉几天子所憑尚書顧命王憑

玉几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綉錦天北極

杜律詳釋

卷上

三六

御座肅穆深遠如處天之北極而朝臣參謁如眾星環拱也朱衣指殿中侍御史唐書職官志殿中侍御史六員掌殿廷供奉之儀式凡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升殿糾察非違又與服志其公服緋衫是也百官皆班於殿廷御史獨升殿具瞻儼然故曰只在殿中間夫御史為風霜之任百僚所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其在殿上儼然相臨緋衫炫曜嚴威稜稜孤令人肅肅在言外矣二聯皆自前首正想生來

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白滿山山指華山在州之西愁對寒雲白滿山與正想氤氳滿眼香正相反不翅傷心所以腸斷前六句追述去年至日之事懷想朝儀之盛結乃述今日之傷感言孤城寂寥謫官無聊空山白雲寒景淒然獨坐相對愁腸欲斷也一結淡然洗滌鉛華亦得停勻之妙而無限感慨溢乎言表矣白一作雪非

恨別此在蜀作恨別家漂泊遠方諸弟亦離散不知在何處也乾元二年十二月公入蜀按詩中五六年老江邊二語當在下居之後也虞註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不知

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為恨公豈如估客胡商到處為家一得醉飽便不思鄉者乎註家反為作者之累何其頓顛也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公會祖以來居洛陽有墳墓田園故公雖生于長安然常指洛為故鄉四一作三蜀成都距洛陽二千幾百里胡騎指安史之亂自天寶十五歲安祿山反其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至上元元年禍亂未平已六年矣去年秋思明陷洛陽

故此詩草木變衰行劔外兵戈阻絕老江邊宋玉九哀之也草木變衰行劔外兵戈阻絕老江邊辨草木搖落兮變衰公去年冬入蜀故云兼喻人事變遷也劔外劔閣之外入蜀路甚艱難有大劔山小劔山兩崖險峻鑿石架閣而為棧道故謂之劔閣蜀道第一危險自中原言蜀西在劔閣之外故曰劔外去歲當草木變衰之候陵劔閣之險而來于蜀中追嘆其艱難也江謂錦江浣花溪一名上元元年公卜居于此公自入蜀為寇亂所阻與家鄉絕遂卜浣花思家步溪結廬居之故曰老江邊時公年四十八矣

思家步

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

家指洛陽哀其陷賊夜不能寐起步月下清宵

獨立悵然也公有四弟曰穎觀豐占唯占從公入蜀三弟各散在他方不知漂泊何處公憶諸弟詩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故依依悵望泣對浮雲骨肉之情尤不勝懷無聊之極蒙被而眠是顛倒晝夜之常恨別之切無可奈何也胡元瑞云一聯太板若以其易而學之誤後生矣沈歸愚云若說若何思若何憶情事易盡步月看雲有不言神傷之妙顧修遠云曰步又曰立曰看又曰眠徘徊無聊忽行忽止忽起忽卧顛倒錯亂不能自定二語寫盡恨狀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

幽燕道言也聞道聞人傳說也河陽河南地名乘勝軍赴河陽大破史思明明年進圍懷州三月破安太清於城下四月又破思明於河陽西渚其勢將遂復洛陽公之喜可知矣幽燕河北州名安史之巢穴也公傳聞河陽之捷竊冀司徒乘勢不失機速進兵而北直搗賊窟穴則胡騎平而洛城復矣特下一急字乘勝破竹之勢萬萬不容更緩也初祿山之反光弼

與郭子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惜玄宗不用其策遂致失天下公蓋思之冀其行于今所以殷勤屬望也

上居

公入蜀之明年上元元年結廬於西郭浣花谿今先往相地始得其所也楚辭屈原

有上居篇倚以為題時裴冕尹成都為公卜築焉或以為嚴武非也

浣花谿水西頭主人為上林塘幽

浣花谿一名百花潭在成都府

西南五里梁益州記谿上居人多造彩箋故號浣花公之居在浣花西岸主人公自謂或為指裴冕非也上者灼龜以視吉凶也此只謂擇善地已猶舟人候風曰占風也公來谿頭尋置草堂地既占谿水之勝復喜林塘之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遂為之定居也
上句言境之幽出郭言離成都之市公今來相地未嘗住于此便已知郊居景境清閒不似城市之喧囂無復俗累相擾宜優游以卒歲也下句言地之勝浣花之水湛湛洪流而上居在江岸勝槩幽致可知矣

謝眺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風景娛入殊有若
 趣足以慰放懷而暢幽情也公詩又云百花潭水即
 滄浪亦賞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沈浮此直承上
 而下寫江上間景上下言低昂如春沈浮言乍沒旋
 泛皆其自得之狀公逍遙優游故得弄此間景占觀
 物之樂此亦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萬里
 因物寓意也橋在成都南八里浣花里之東寰宇記昔諸葛亮送
 費禕聘吳至此橋嘆曰萬里之行始于此矣橋因是
 得名山陰浙江縣名世說王子猷居山陰雪夜乘興
 棹舟訪剡谿戴安道此暗合用之應客愁為結融會
 入妙公蓋欲遊吳越暫且居蜀耳公初至蜀便已有
 言曰此生那老蜀不死定歸秦必欲首邱所素矢也
 今所上新居東接萬里橋故此遂發遠行之想冀
 他日世平得乘興自由便萬里之行直從此發舟順
 流東下向山陰去則上居于此尤為便也堪字言其
 輕便須者預期之辭小舟亦言其輕便也○山谷外
 集注節度使崔寧妻冀國夫人任氏崇奉異僧為就
 谿浣其衣蓮花隨出潭中因號浣花谿又稱百花潭

舊注引之崔寧大曆中人杜撰可笑

堂成 往所上郊居今構堂落成也此即所謂浣花草堂也

背郭堂成蔭白茆緣江路熟俯青郊背猶負也浣花谿在成都西郭

外故曰背郭蔭蓋也白茆覆屋所謂草堂也江即浣花谿俯猶臨也俯青郊言野景在眼下蓋堂憑高也公自去冬入蜀久寓成都市中沿江適郊之路往來經行已熟今始成堂于此青郊之景直在面前江頭往來之路可指點而辨也公好用俯字皆妙如江檻俯鴛鴦杖藜俯沙渚遊目俯大江四顧俯層巔蓋自謝眺窓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來也

梢 橙音欹或讀如楷非木名唯蜀有之不材易成止可充薪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橙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益部方物記橙木蜀地所宜民家蔕之三年可為薪疾種亟取里人以為利礙日言繁枝美蔭可為夏堂涼翳也公有憑何少府覓橙木栽詩曰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谿邊十畝陰籠力鍾反蜀人

名大竹曰籠竹益部方物記竹有數種節間容八九尺者曰籠竹和煙言拂煙霄極稱梢之高也綠樹礙日風葉蕭颯美竹和煙露梢滴瀝斯知夏堂爽涼不復知炎熱矣是喜賞園物預想夏興也唐書本傳於浣花谿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然今所詠暫止飛鳥將樹竹即前首所云林塘幽非新植也

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將率也鳥將數子教雛習飛也語燕言雌雄和鳴也新堂

纔成葺萌始畢鳥則將雛來暫止屋上習飛翔去燕亦欲巢頻頻來語梁間如雌雄相謀遂定其所也詩小雅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古樂府烏生八九子上句暗合用之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賀下句暗用其事而換骨脫胎論語翔而後集亦暗合用其意竝運用融化渾然無痕妙入化境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是也暫止二字拈出不久居之意將數子亦喻率家累頻來定巢有似下居之不率易皆因物寓意感己之境界與之傍人錯比相類也暫止與頻來有開合對法尤妙

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揚雄蜀人因其地用之漢書本傳雄有田一廛宅一

區世以農桑為業嘗草大玄有守泊如或嘲以玄尙白雄作解嘲文此翻案不曰欲作解嘲而曰無心作謙託懶惰不欲爭也蓋公在蜀營宅一區人或比揚雄村居則錯認耳雄能作文解嘲我乃懶惰不能如彼徒任人呼牛呼馬而已公嘗懷稷契之志而今徒為田夫野人是其實自嘲也懶音嬾嘲陟交反惰一慢作

賓至賓謂尊客題稱賓詩中曰再拜曰車馬蓋貴人也

幽栖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公既出成都棲息郊村地僻路隔少來過者身亦老病拜跪待人應接艱難不欲引客間居寂寥悠悠銷日耳蓋地僻非貴客經過之處老病又非迎接貴客之人謙詞致敬深喜謝也徐子能云貴人來往只在通都大道間公村居僻陋非車馬所經之處豈意大賓儼然臨之公老身衰病懶於接待而見貴客必須要再拜拜則必倩人扶一拜猶不易所以再拜尤難也按有客詩云患氣經旬久臨江上宅新又遣興云衰疾那能久疑當時患痲腰脚

不自由後在湖南半 豈有文章驚海內 謾勞車馬駐 體偏枯蓋再發也

江干 言己非文學大先生而辱貴客車馬儼然貴臨 雖深喜殷勤亦自慙愧也謙退中自命仍在氣

象可見干水涯也駐江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 干言不厭郊居之陋也

腐儒餐 淹久留也客蓋文雅風流公與語相樂故曰 佳客百年猶云終身糲音辣又例賴二音糙

米飯也韓詩外傳曾子糲米之食未嘗飽也腐儒既 見應豈有句此公自嘆腐儒貧窶粗糲自甘以終百

年不亦哀乎蓋佳賓偶至亦供家常便飯耳故慙而 謝之幸其人不之嫌竟日留款盡歡所以為佳客也

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還復也藥欄花 藥之圍欄此藉

看花望其復來蓋城居饗客咄嗟可辦野居貧廚殊 乏供給客幸不之嫌便須乘興復來看庭前花卉以

盡主人之歡聊以娛賓者只是而已矣趙紫芝詩一 餅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李于鱗詩不是南

山色貧家一事無皆此意也公詩賞云一飯未曾留 俗客今喜淹留竟日坐又望乘興還來所以特稱佳

客也通篇以尋常語平平寫來一氣圓靈 真大家數讀去似容易作翻是難造之境

蜀相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在成都府西北二 里昭烈廟西公參謁懷古敬識仰止之私

但稱蜀相非是說 詳于古跡詩注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錦官城原浣花 村之地官家織

錦之處故名如銅官鹽官之類後世遂通為成都府 賊名今公所言即指浣花里水經註成都萬里橋南

岸道西有城故錦官也明一統志錦官城在萬里橋 南因其有錦官故名猶合浦之珠官也潘岳懷舊賦

柏森森以攢植森森林木秀聳之貌武侯廟前有大 柏圍數丈乃其所手植至唐歷年五百餘歲蜀人敬

愛比孔廟之檜公古柏行云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 青銅根如石霜皮濡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

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 月出寒通雪山白蓋其高大巍聳所謂喬木如山也

故起頭特舉其所觸目言欲謁丞相之祠而未知所 之出浣花里西望則看大柏之森森無復煩問于人

此乃係其手植便先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遙望而恭敬之也

好音此方造廟庭記其所見聞階承堂葉承柏階前

意空字有使誰聽之恨竝嘆其無情不勝感愴也蓋

特來瞻拜平昔所欽慕有親見之思而廟庭寂寥音

容不可見所以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感物惆悵也

出師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問臣以當世之事頻繁屢也蜀志費禕傳以奉

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問頻繁山濤

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闕陸雲

夏府君詠頻繁幃帳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是當時

語皆有殷勤意唯費禕山濤二傳作煩蓋後人減筆

書爾爾天下計言恢復天下之計即在草廬所問答語

在本傳是也兩朝謂先主後主開濟謂開基濟業晉

書桓宣傳宣開濟素篤又劉琨傳琨忠良開濟蜀志

本傳先主疾篤名亮囑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

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不然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

竭股肱之力致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老臣心正指此

也二句言君臣際會先主三顧孔明於草廬而不憚

頻繁之勞者為討滅逆賊恢復天下之計孔明受恩

感激奉事先後兩主以天下為己任欲以開基濟業

而報其殊遇即出師表所云先帝臨崩寄臣以大事

臣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今當焚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

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嗚呼天若祚漢使斯人不死則平賊撥亂興隆

漢室必矣結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出如字不必讀去聲本傳亮悉大眾由斜谷出據武

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壘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以疾

卒于軍未字先字無限遺恨淚滿襟不勝慷慨也武

侯上出師表大舉討魏司馬懿畏侯如虎恢復之形

宛然在目柰何師未捷而身先死侯之忠誠而功業

不就使萬世英雄之輩皆為之痛歎不能自已也宋

宗忠簡臨終誦此

二語亦可悲哉

狂夫感慨自遣之作盧元昌云因草堂而興感

詩成之後用末句狂夫為題非咏狂夫也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

地接萬里橋名亦壯矣而么麼

一草堂僅容身寓止已有自笑意感慨在言外下半首自此生也百花潭浣花溪一名楚辭滄浪之水清今可以濯吾纓滄浪水名在楚漢水之下流禹貢河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是也此言水之清者何必楚之滄浪堂前潭水即比之滄浪可以濯纓矣蓋夏日之作故先言其占清涼卜居詩亦稱澄江銷

客愁其澄

風含翠篠娟娟淨雨過紅蕖冉冉香

清可知已風之狀娟娟妍好貌滄溼也冉冉弱貌因謂香細上句竹林輕風滴翠爽氣鮮新下句蓮渚細雨溼花清香幽深皆寫出活精神涼景浮動言表羅景綸云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黃維章云含字寫風竹逸致若用吹字便淺過字寫雨蓮幽韻若用灑字便俗娟娟冉冉尤見狀物之妙竟如兩幅美人圖過一作裏訓包猶言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饑稚子色淒涼

前聯直跟第二句言清涼之境此則承起句轉入感慨世情輕薄富貴舊友書且斷

絕誰有周急客居貧窮粗糲充饑子女枵腹菜色淒涼則澄江即滄浪不復足銷客愁風竹雨荷亦何為哉

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欲猶將也言勢欲及也填

溝壑見史記范雎傳言身死無收葬者如犬馬之斃棄尸於溝壑也疎放不拘檢也向秀思舊賦嵇康志遠而疎呂安心曠而放公詩每用疎放蓋本于此惟字極無可奈何之意蓋公生理艱窘殆填于溝壑無聊極矣此實疎放之所致然不可奈何亦惟疎放自遣而已安能復區區局促吾本狂夫疎放今老宜慎乃更益狂不惟人笑良亦自笑之矣嗚呼公而落魄一至于此哉

江村

同前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綠水抱村而曲公廬在其處占

佳境幽趣而長夏悠悠事

事幽閒聊亦足以自娛也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

近水中鷗

燕不嫌貧家鷗忘機相馴正是事事幽蓋亦賓朋斷絕閒暇悠悠惟鷗燕日與作緣

耳曰自去自來曰相親相近
 不似世情炎涼隱然言表矣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
 敲針作釣鉤亦言事事幽
 是村家之態然貧陋寒酸
 今則真是村婦野兒公愍然
 傍觀情何以堪抑亦隨
 分為娛安其所遇聊自慰已
 公夫人楊氏司農少卿
 怡女也子二人宗
 文宗武為一作成
 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復何
 求須待也用也猶云仰給也
 公既為隱士無復求於
 世但以身多病憑仗藥物故獨此
 一種未能無求
 耳言遺世無欲澹然自安也
 文苑英華第七句作
 但有故人供祿米蓋言嚴武之惠
 或初稟乃然歟

野老

此首徘徊門庭眺望暮景觸物感慨
 咏興自遣直取起頭二字為題耳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

野老公自謂也
 迴言迴抱灣曲

逐猶隨也居倚灣曲故門隨岸之斜不能正向而設
 卻是一段野趣蓋公終日在几案薄暮有倦消搖於
 門以暢幽情所以首敘籬門之狀也此詩第四句返
 照二字是一篇樞軸上二句返照前夕景頗遣興自

慰下四句則返照後暮色遂感入旅愁若不領此
 詩意不貫通一二尤為支離讀者須詳之凡樞軸語
 皆在首易見此獨在中間
 非精于詩者交臂而失之
 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

隨返照來

此皆因柴門向江而見潭即百花潭秋水
 如鏡漁舟撒網倚門看弄聊亦娛目也賈

音估隨

猶逐也長路關心悲劔閣片雲何意傍琴臺

此因倚
 門晚眺

北望劔閣之天又觸感而愁起也長路自蜀還洛四
 千許里路歷劔閣之險所謂蜀道難之苦故悲其不
 易歸也劔閣詳于前琴臺在浣花谿北司馬相如故
 宅公思鄉北望偶有一片暮雲懸於琴臺之前因感
 而尤之雲是翩翩自在乃何意傍臺悠悠獨留而不
 行耶若使已為片雲則直飛而歸去劔閣不足復悲
 也雲本無心偶傍琴臺亦是等閒果有何意公在天
 涯阻于兵戈羈懷悵望何日歸歟故無聊之極生此
 癡情爾與王勃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
 同一懊惱非歷倦遊者靡以語此耳黃生云前暮晚
 景真是詩中有畫後說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
 旅情幾於淚痕濕紙矣

畫角哀

東郡謂京東諸郡去年九月史思明復入陷洛陽及濟汝鄭滑四州今年六月田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州然東京與諸郡猶未復洛陽公故鄉故特悲之賊闕謂成都城門肅宗至德二年以明皇行在陞蜀郡為南京置尹比兩京故得稱城闕角一名時囉以銅作之形如竹筒本細末大軍中警嚴之音譙樓置此以司晨昏因中原再亂蜀亦警備城頭角聲朝暮貫耳時及秋候聲尤悲哀公既晚望傷目不勝羈懷之惡乃當暮色慘悽之際而聞此斷腸之聲感慨益切無所遣也按只聞音而稱畫角因其清切想像言之太白誰家玉笛暗飛聲亦是也

南鄰

公往有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篇末云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蓋亦雅士也

錦里先生烏角中園收芋栗未全貧

浣花里故錦官城之地亦號錦里朱山人里中耆老故稱為錦里先生烏角巾隱士之服南史劉巖隱逸不仕常著緇衣小烏巾以錦字串合烏字以麗句面而襯未全貧也芋蜀地所宜有蜀芋之稱有君子芋大如斗見廣志栗亦山鄉所宜

疑當地名產時蓋九月芋栗皆收也未全貧言貧而不貧蓋山人雖貧以收芋栗供給不乏是暫富也

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

慣熟也賓客公馴自謂也公數過其家故兒童亦慣見而喜其不至蓋本言主人喜客卻以兒童之喜形出其喜也堂前庭曰除山人常施食馴禽遊階除了無驚猜悠然忘機尤見野趣不必稱其行惠及於禽鳥也

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二語蟬聯而下一片天機纔深尺水淺也言秋水落僅深四五尺

以生下恰受句公詩喜用受字更見奇趣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脩竹不受暑莫受二毛侵而野航恰受尤奇蓋山人迎公芋羹栗飯供畢因乘秋水浮小舟伴一二同好而逍遙也

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白沙翠竹稱境清幽畱欵迄暮月上方還主人殷勤出門

相送江村清幽月色欺書餘歡陶然乘興而歸通首覺高人意氣相得宛然結尤有餘味韋莊常愛此二句吟諷不置良有以矣顧註新字有撇見而驚之意野景畱連不覺月色又新矣按此篇敘村家幽趣而

詩體極清麗亦見不全貧體與事稱化工之筆余嘗謂七律第二句領全首詩神句句皆從此生斯為合作矣未能是訣不宜作也如此詩可見已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音迪

狄關中人善詩與公及王維友善蜀州屬成都府在成都西百里裴時依王縉在蜀州公集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縉王維之弟嘗為刑部侍郎是時蓋刺蜀州也若其為黃門侍郎則後年事矣舊本脫相憶二字從集註補之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東閣即東亭官梅官府之梅動

詩興言因見早梅感物候之遷而興懷有咏非謂娛物景也何遜梁人南平王偉為揚州刺史引為賓客掌書記室遜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候驚時最是梅衝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遠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此在揚州感傷所咏裴詩亦感早梅而作故用此比之又何遜墓志東閣一全開

競收楊馬詳載墨莊漫錄東閣原漢公孫弘故事言南平王延文學之士謂東亭為東閣亦本諸此蓋裴迪在王侍郎幕如何遜為南平東閣之客乃逢早梅感時懷人而動詩興亦如何遜在揚州驚時最是梅之感也虞註引何遜為揚州法曹咏解舍梅花明一統志亦載之誤襲偽蘇之妄耳葛常之韻語陽秋楊用修丹鉛錄辨之詳矣偽蘇者南宋時閩中鄭昂者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其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託為古人語謂之偽蘇註今千家註蘇曰者是也朱子文集洪容齋隨筆詳辨其妄然猶襲謬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
裴詩蓋雪中早梅句中言雪景故曰此時對雪憶言裴憶公也遠客倦遊同病相憐故因己感而念及也逢春即逢早梅也可自由加豈字看言自欲禁止而不能由己蓋羈旅之身於送客之際忽逢早梅見物候之遷既傷恨別之懷又動感時之愁其情豈可禁耶宜其賦以遣興也或謂對雪亦即逢早梅非是春一作花誤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此述己撫時之感折

字擒題蓋用折梅逢驛使之折翻案得妙荊州記陸
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併贈
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
枝春此蓋晉人云非劉宋范曄也早梅是先春早開
故曰歲暮指臘末若為猶言奈何二句意一貫卻幸
其不寄梅花是極無聊中語正所謂感時花濺淚之
時故言幸不折花來贈使我見之而傷歲暮之感若
得而見之即亦所云驚時最是梅尤使鄉愁動亂至
不可如之何也裴詩今不傳意其中必有恨不得江
折贈之語故和及之鄉愁字從送客來暗中有線江
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江邊公自謂其所居蓋宅邊亦有梅
一株也垂幾也將及也垂垂旦夕欲發之貌司空曙
垂垂身老將傳法僧貫休一瓶一鉢垂垂老亦謂欲
老之貌或解作梅帶雪貌誤泥上對雪非所以言流
年之感也催人催人白頭也二句乃波瀾既幸裴之
不贈示而免動吾感恰如何眼前一樹江梅使復垂
垂欲發旦夕催愁使人頭白終難免於年芳之惱人
也自字承上文有味頭白亦映帶花白此以裴詩既
來公作和之時言之或以此時對雪遙相憶為公憶

裴諤
矣

客至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薛廣文謂公生母
崔氏明府蓋舅氏也然詳詩經恐不是尊
行疑是
表兄弟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首句用在水一方詩意次句用
海翁狎鷗故事居在江流曲處舍之南北皆水而春
漲瀾漫殆欲浸岸於是羣鷗因水而來遊於舍南北
之間日與伴馴坐占海上翁之趣矣來字即前詩所
云相親相近見忘機意然但見二字有人跡斷絕獨
坐寂寥之感為喜客至張本抑亦將
間鷗說作極有交情極不妄交入
花徑不曾緣客
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二句一連流水對法間居曾不
引客故任落花埋徑是不惟懶
慢抑亦惜花也今為君過臨始開門相迎蓋好客登
音屣履而出也蓬門葺以蓬者蓋入園小門也日今
始不開久矣日
為君特延迎也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吐肆詳解 卷七 三五

殮音孫夕食也市遠言村居僻陋無兼味言唯一味也
也醅酒未漉者因謂濁醪為醅言市隔難卒辦盤殮
僅一味家貧無美釀樽酒只濁醪率薄殊甚 有與鄰
良可慙愧幸是親戚情親應諒而不恨也

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公有南鄰北鄰詩南鄰
錦里先生朱山人北鄰

王明府公詩所謂愛酒能詩者又斛斯校書亦草堂
之南鄰江畔尋花詩云走覓南鄰愛酒伴自註斛斯
融吾酒徒今所指蓋斯人也 有者問客之辭言家釀
不美供給太乏情意徒切不能娛客茲有一个鄰翁
吾平生所對酌有與其飲否如以為可便呼取而來
令盡餘杯亦畧助客之歡矣隔籬言其容易曰鄰翁
曰隔籬亦與舍南
舍北隱映用之

進艇 廣雅船小而長曰艇村農所用也公暑
中不勝鬱鬱午間攜妻子泛江取涼也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臥北窗 肅宗陞蜀為南
京見前蜀在西

然自長安望蜀則為南故號南京詩小雅倣載南畝
又幽風饁彼南畝畝音某公為浣花村逸民聊亦耕

作田園以曰耕南畝自嘆落魄也北望傷神思歸望
中州也卧北窓陶淵明故事避暑晝寢也南畝熟耘
疲倦而還聊為黑甜以休神氣偶因卧北窓遂北望
戀闕從南思北公觸景皆然其厭南中之久思中原
之切平生此懷填胸塞膺故每事輒然也二句是序
引公晝卧北窓苦暑難睡弔身思鄉不勝無聊因動
進艇之興欲以遣悶懷也南京南畝北望北窓
句中弄巧亦偶然涉筆耳學者宜無效擗也 晝引

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至是見題晝字緊蹙
卧北窓謂午休之間

亦民間事也公晝寢傷神之餘誘引老妻泛艇納涼
天晴江靜風色爽然稚兒嬉戲喜浴清流公於是頗
慰意與妻相看為娛也此亦與晝紙為局敲針俱飛
作鉤同一野態非復昔日拾遺公夫人郎君矣
蛺蝶元相逐 苙帶芙蓉本自雙 蛺蝶音甲元相逐言非
苙帶芙蓉雙頭蓮也本自雙亦言其合歡之狀若有
情而然也此皆即景所見而感其似稚子追隨細君
共泛之况因自喜相聚為娛亦興而比也下句與上
老妻反映蓋公見合歡蓮花而感結髮之情憶昔為

一對佳夫婦故曰本自雙雙者匹敵對揚無優劣也其所以特下老妻字於是乎見其弄巧矣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茗即茶也蔗之夜反之汁以為漿飲甕烏莖反甕甕瓦器無謝桐言不讓蓋舍卒偶興不具酒有茗飲蔗漿攜其所有盛以瓷甕聊以供遊何必用玉缸盛美酒而後為快哉此與田家老瓦盆無用傾銀注玉同意即興隨分知足聊遣其傷神耳

寄杜位

位公從弟嘗為考功郎中以其為李林甫之婿坐流新州今量移近郡公因寄

詩問之也薛虞卿云觀公送柏別駕赴江陵詩則位以行軍司馬在江陵矣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

寬法言寬罪非輕也離去聲去

也新州屬嶺南道去長安五千五百里位蒙朝廷寬其罪雖得離貶所然未能入京歸思之切尚懷百憂公想像情況愍然如見骨肉之感乃爾中二聯即說其所以憂也逐客雖皆萬里去

悲君已是十年流

此悲量移之晚當時以林甫故流竄萬里不止位也然得不久召還

者多矣獨位滯新州已及十年豈不悲哉今始得離貶所尚未許歸朝亦可悲也雖字已字與尚字對針無限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

時中原禍亂未平故

言其憂吾身已自不堪况復世亂到處戰塵隨望滿眼尤可悲也下句想見其緣憂憔悴言羈旅百憂苦惱雖未至老年還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

遊玉壘山名在成都西北青城之界去成都八百里按年譜上元二年公暫如蜀州之新津青城則是

時在玉壘山下也此以軍壘之義映射干戈用之謂已亦客天涯而在戰亂中是歲段子璋反東川蜀中騷然緒絲端也孫萬壽詩心緒亂如絲此用之公懷親憂世哀身戀家因題書札百感交集心緒所以亂也公自註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公嘗家少陵亦與曲江近曲江長安勝遊之地公好數遊焉因思何時歸京與位共歡遊而解此憂乎斯期未可知徒悵望悲歎心緒益亂耳公又有示從弟位詩諸註以為姪

誤矣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韓十四名無考江東江左也大江之東皆呼江東省

觀起居父母也張孚敬云公送許八殷六觀省詩題皆有歸字此止曰江東省觀又詩尾有故

鄉字意韓乃公鄉人而其父母或因史朝義入東京避亂居江東也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

高士傳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

存著五色斑斕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言不稱老韓蓋孝子而年已老故比之當時韓為寇亂

所阻不使老親得相見久矣抑非止韓也干戈之禍人間萬事成負平生各各離散漂泊卒歲良可慨嘆

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

公四弟見前

同谷縣歌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是也宅中相通小門曰闈東哲補亡詩眷戀庭闈心不違

安李善註庭闈親所居也上句直承第一因韓之得親之消息感己之不能知弟妹之所比韓更不可堪

也下句韓蓋風聞老親在江東即犯亂往尋之然不審的在何許故曰君今往江東未知何處得見父母

冀其尋不久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此而相遇也

嘆道路之不易也山夾水曰峽峽流險難曰灘音嘆

荊州記西陵峽中有黃牛山重嶺疊起崖間有石如人牽牛人黑牛黃故名下有灘曰黃牛灘自此東入

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水經註黃牛峽巖石既高江湍紆迴雖途經信宿猶望見之故行者謠曰朝發

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其難如是也峽靜言秋後水退勢減灘聲轉言峽路迂迴各灘曲折

每轉一灘聲響別起也白馬江蜀州江名明一統志

白馬江在崇慶州東北十里源自江源廢縣東入新津縣界舊說因謂此聯倒句韓從白馬江經黃牛峽

而去也然崇慶白馬江在成都西百里為公與韓別處不當此蓋謂江陵白馬洲寰宇記王僧達為荊州刺史大水江溢堤壞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江水退堤出此乃出峽所經也江寒樹影稀言江風秋寒林

樹落盡物景蕭索旅况

悽慘也轉一作急非

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

四

上

未同歸努力勸勵其慎身自重故鄉指洛陽同歸言公與韓同歸潘岳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此用之猶恐二字極苦意欲必而事或違也此畧折句法含蓄太深蓋從此一別彼此各天而到處亂邦戰場亦已危矣須各努力自愛幸無罹病陷禍但能令身命生存庶幾俟寇亂平定便得故鄉同歸是所以不可無年也然干戈之禍何時而息恐或此願終不能遂而為異鄉之鬼則此別竟永訣耳依依不忍分手恨流乎言外矣顧註云韓往江東既非故鄉我滯蜀中未有歸期送故鄉之人不得為故鄉之歸臨別倍為黯然按此詩公自註深悲極怨蓋與送鄭虔詩難為兄弟斷句亦有九重泉路盡交期之意可謂一字一淚朱瀚云氣韻淋漓滿紙猶濕信矣

所思

公自註崔吏部漪按顏真卿傳至德中吏部侍郎崔漪被劾黜降蓋是時貶荊州司馬觀詩中所言大是酒人而公之親友也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

苦猶切也官一作居似是此言

醉而忘遷謫蓋亦無聊之極出於不得已也 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

眠幾回 九江在荊州禹貢過九江至於東陵荊州記

沅湘等九水皆合於此因言九江醒何處言多不醒也一柱觀在江陵松滋縣渚宮故事宋臨川王義慶

鎮江陵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唯一柱衆梁皆共之唐陳鴻廬州同食館記有丁字亭蓋以巨木一株

埋地作獨脚亭一柱觀即是物已眠言醉卧也二句申言尊酒常開想醉鄉行樂言逍遙九江迄晚猶多

不醒醉卧古觀亦不知其為幾回也何處幾回承定字問其果何如蓋荊州幸有江湖之勝時泛舟遊賞

終日盡醉或過古蹟名境醉眠忘歸庶幾藉此風流消遣謫官之憂已可憐懷抱向人

盡欲問平安無使來 上半言所思之人自此而下乃

平生心事人公自謂六朝以來語蓋崔為入磊落以公為知己平生懷抱中事向公傾盡數矣所謂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故苦憶而憐之關心太切欲聞其無恙否冠亂路梗卒無使人往來徒悵望依依不

可奈何耳顧註懷抱即公苦憶故憑錦水將雙淚好
之情向人盡言訪其消息太謬
過瞿唐灩澦堆故猶特也憑依託也錦水即濯錦江華陽國志蜀人織錦濯其中文綵鮮
明勝于初成他江則不如故號錦江將訓以雙淚兩
行之淚好過殷勤相囑之辭祝其無阻於瞿唐之險
而得達於荊州也瞿唐出峽之所經在夔府城東一
里兩岸對峙絕壁千丈中貫一江奔流電激灩澦堆
當其口在江之中心突兀而出水經註瞿唐峽口有
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秋時方出諺云灩澦
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峽人
以此為水候是峽行第一險惡之處過此則得達於
荊州也憑杖無情之水寄與相思之淚亦極不可奈
何之意蓋公所居目下錦江之水直向荊州而下因
臨流依依泫然淚落點水是吾相思之信冀得流到
荊州使崔感此情矣乃復殷勤相囑欲其無阻於險
惡也錦水順流能無恙而下但恐瞿唐險波阻之故
殷勤囑其好過苦憶之極生斯癡想岑參北征道上
見渭水思秦川詩渭水東流去何日到雍州憑添兩
行淚寄向故園流同一落想瞿唐舊名西陵峽瞿音

句驚懼睜目也唐乃唐喪人過此峽矍然睜目幾將
喪身故以為名灩澦猶豫之轉訛也行舟至此猶豫
欲返非決死拚身不可敢度也公詩中數有瞿唐灩
澦凡詩用地名皆取其字義故為讀者特詳疏之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

邀高三十使君同到時王掄以侍御史為彭州刺史高適蜀州刺史然彭

蜀去成都百里疑二人適以事在成都也不曰
高尹而曰高使君非其攝成都尹時明矣邀音
要誘致也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起句言隱居閒暇隨意起卧白
屋白茅覆屋賤者所居即題所謂草堂也寒多春尚
淺也上接朝慵起下引折野梅暖始開及日高升而
始開戶也二句江鶴巧當幽徑浴鄰鷄還過短牆來
見寄傲玩世コクオセシク
鶴水鳥似鶴浴浴沙也徑幽故鶴來浴牆短故鷄過
來是作者著意處宜無漫爾讀過鶴浴徑沙見無機

心鄰鷄來遊亦無物我二句晏起所
見日暖光景村舍幽趣寫得宛然
繡衣屢許攜家

醞阜蓋能忘折野梅繡衣指王侍御漢武帝時御史

獄阜蓋指高使君漢志二千石阜蓋朱旛能忘言定

不忘也折梅假用陸凱詩語公所居江邊有梅見和

裴廸詩蓋高嘗既過草堂當梅花之時折枝賞玩故

言此以促之今復爛漫方盛能不憶曾遊之興邪願

修遠云起聯自敘蕭條中具氣岸三四是白屋中

間景如此幽野中繡衣阜蓋儼然炫曜忽來喧熱從

極冷寫到極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御

炎布置甚奇為風霜之任彈劾不法威勢凜然故稱霜威假威字

本狐假虎威霜威促人本是俗見故曰戲假晉山簡

置酒輒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此言戲假御史

嚴威拉高使君以至其成一醉而回庶百花潭上之

遊可擬習池之興也斷句暗與起處相應亦見懈強

之意成字對屢許用之要踐言果事也本集此

次有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其用寒字五言律詩

數入寇

接壤故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

白雪蓋會其意而合言之見西望體體使人凜然三

城即松維保三州當吐蕃之要衝築城置戍以備寇

蜀江在成都城南故曰南浦萬里橋架之即赴中原

之路也起句西望悲邊害無已思戍兵之勞次句南

望思歸有殷勤驛西路此去赴長安之感蓋野望之

際遠則西山三城列戍近則南浦萬里大橋矚目所

觸皆以感時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風

言兵亂公有四弟故曰諸弟此承三城戍曰海內風

塵不止蜀中矣下句承萬里橋望鄉之情泣自弔也

一聯言因寰宇擾亂與骨肉隔絕孤身

索莫各自天涯悵望恨恨惟有揮淚耳

唯將遲暮供

塵

五

土律羊年

七

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

遲暮猶言老衰楚辭恐美人之遲暮是其出處故有顧影

自惜之意供猶言委也涓小流滴也埃塵也謙言甚少猶云尺寸也答酬報也前聯思家此則思國蓋此生老衰夙志蹉跎男兒七尺之軀徒供病度日無復有能為昔雖通籍朝廷忝備近侍之官未嘗有尺寸之功報答聖主之恩不勝遺憾之至竊慙愧自嘆也夫以稷契輩人而使老棄間曠非唯不形怨望且倦倦如此忠厚之至也遲暮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涓埃虛實對亦曰輕重對

事日蕭條

時吐蕃之禍蜀中大擾兵戎頻繁繇役無已蒼生疲敝日甚一日聊欲出郊散懷而

原野蕭條滿目慘然適以增感傷耳公好馬偶騎出而觸此感也朱鶴齡云按吏是時分劍南道為兩節度置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於調役高適嘗上疏論之朝廷不納公詩應為此作故有人事蕭條之嘆明年吐蕃果陷京師西山諸州皆沒

杜律詳解卷之上

